

ES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85/19
8 February 198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1985年2月4日—3月15日
议程项目 12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
国家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专题报告员：卡尔罗斯的科尔维尔子爵根据人权委员会
1984年3月14日第1984/53号决议第14段
编写的关于危地马拉人权情况的报告

目 录

<u>章 次</u>	<u>段 次</u>	<u>页 次</u>
一、导言	1 - 19	1
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20 - 188	6
A. 公民权利	20 - 141	6
1. 生命和人身完整的权利	20 - 90	6
2. 人身自由权	91 - 119	23
3. 迁徙与居住自由	120 - 141	29
B. 政治权利	142 - 188	34
1. 集会权和结社自由	142 - 181	34
2. 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	182 - 188	45
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189 - 253	47
A. 生活水平	189 - 229	47
B. 难 民	230 - 253	57
1. 墨西哥的难民	230 - 242	57
2. 洪都拉斯的难民	243 - 246	60
3. 伯利兹的难民	247 - 253	61
四、结论与建议	254 - 257	63

附 件

- 一、大会第39/120号决议
- 二、专题报告员访问危地马拉的路线图

一、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五届、三十六届和三十七届会议上都审议了危地马拉人权情况，并分别通过了第 12 (XXXV)、32 (XXXVI) 和 33 (XXXVII) 号决议。根据最后一项决议，委员会要求秘书长与危地马拉政府建立直接联系，并将有关这些联系的报告提交大会，大会注意到这一报告 (A/36/705) 并在第 36/435 号决定中请危地马拉政府在秘书长为建立这些联系而做出努力时提供进一步合作。

2. 人权委员会在 1982 年 2 月第三十八届会议上，收到了载于第 E/CN.4/1501 号文件中关于危地马拉情况的资料，并通过了第 1982/31 号决议。这项决议请人权委员会主席在与主席团协商后，任命一名专题报告员，以便对该国的人权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并向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3. 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大会在其 1982 年 12 月 17 日第 37/184 号决议中请危地马拉政府和其他有关方面与专题报告员合作，并请人权委员会仔细研究其专题报告员的报告，根据该报告审议确保危地马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进一步步骤。

4. 1983 年 2 月人权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九届会议上，对委员会专题报告员未能详细研究危地马拉人权情况表示失望，并再次请主席在与主席团进行协商后，在最短时期内任命一名委员会专题报告员，同时请专题报告员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临时报告，并向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最后报告。

5. 在与主席团进行协商后，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主席决定任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卡尔罗斯的科尔维尔子爵为专题报告员，科尔维尔子爵根据上述第 4 段提及的决议，表示愿意以这一身份供职。

6. 根据第 1983/37 号决议第 9 段，专题报告员在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上和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上分别提交了一份临时报告和一份最后报告。为此，大会通过了第 38/100 号决议，人权委员会通过了第 1984/53 号决议。

7. 人权委员会第 1984/53 号决议因而延长了专题报告员的任期；这一决定得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4/137 号决议的认可。委员会的决议至少是部分

地根据上述报告中所载的各项建议而做出的，本报告拟阐明这些建议的履行情况。这项决议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清楚地规定了专题报告员访问的职权范围。第 14 段请专题报告员“在考虑有关其报告中各项建议以及从其他可靠来源收到的资料的新情况后，就危地马拉人权情况随后的发展”提出报告。这些来源，包括日内瓦经常收到的一家日报以及载有许多人的消息和意见的大量其它出版物。专题报告员收到为危地马拉政府，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游击队的总组织）及其各部；许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宣告以及在墨西哥和马拉瓜发表的两期新闻条目汇编。可以看到，专题报告员对这样提出的某些资料进行了调查，以便审查其是否可靠。委员会的决议还要求专题报告员向大会提出一份临时报告，并向委员会提出一份最后报告。在第三十九届会议上，大会注意到专题报告员提交的临时报告（A/39/635），并通过了第 39/120 号决议，该决议的全文见附件一。

8. 决议中的这一段落还有助于说明该报告的范围以及方法，而这两方面在去年都曾受到广泛批评；但是，不能够将这一段落解释为要求对统计数字，例如过去六、七年中被杀害和失踪的人数等做出某种全面评价。专题报告员希望，他将本报告的范围限于 1984 年发生的事件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9. 这些建议包括人权情况的积极方面和侵犯人权行为的具体例证。在积极方面，全国建设委员会协调进行的农村发展一直在继续进行；继续给予土地所有权，并附带一笔预支款，以便使某些农村人民能够生活在最低限度的仅能维持生存的农业水平之上。同时还在更多的地方提供技术指导，教育和保健设施以及诸如道路与供水等基础设施。

10. 选举的第一阶段已经进行，结果于 1984 年 8 月 1 日成立了一个制宪议会，该议会具有编写一部新宪法，制订下一阶段选举法以及为提供基本人权的司法保护制订措施等有限权利。最高选举法庭熟练而公正地履行了其职责。中间和右翼党派都参加了这些活动。

11. 在一些个别案件中，显然仍不乏侵犯人权行为的事例，特别是谋杀，失踪和自杀；至于这些案例中有多少已经澄清，专题报告员未能获得有关资料，但许多案件是尚未澄清的。曾企图设立一个叫做争取和平委员会的组织，这样一个组织可能会起到有益的作用，帮助解决这类指控问题，但迄今为止这个组织完全未能行

使其职能。

12. 被特别法庭 (Tribunales de Fuero Especial) 定罪而服刑的人已被宽恕，获得了释放。

13. 言论和出版自由看来未受到明显的侵犯。

14. 根据目前的资料看来，工会活动极为有限，能否存在下去尚难预料。

15. 大量难民仍然留在墨西哥，正在将他们从紧靠边界的地区迁走，一些人已被送回危地马拉，重新安置。少数人仍在洪都拉斯和伯利兹，他们看来极不愿返回。国内难民——被迫流离者——不再躲藏起来，正对他们进行重新安置。赦免还在继续，目前仍在进行之中；自赦免开始实行以来，已有大约八千人受益。

16. 这些问题在此的审议次序并非按其重要性排列的。每个问题都涉及一项基本人权或多项基本人权，需要予以同等关注和审议。

17. 关于方法问题，专题报告员于12月在纽约与危地马拉反对派联盟代表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他们答应就他们认为正确的方法提供一份全面的书面说明，但迄今尚未收到。然而从这些讨论中已得出若干要点：

- (a) 他们十分强调，必须从现军人政府全面的反暴动计划的背景来评价其活动。这一点对农村地区的发展项目，“发展中心”（新的定居点）以及平民巡逻系统等尤其适用。该国政府很可能不会否认这种相互关系——见下文第121段引文。1985年1月，一位将军指出，如果要农村的贫苦人民，特别是北部和西北部的人民不再产生不满，必须使他们感到确有提高和实际改善生活水平的某种希望。将位于伊西尔三角州，西配滕区域内和横贯伊西坎的新公路与韦韦特南戈北部公路系统衔接起来显然具有双重目的：大大改善军队进行迅速而有效调动的能力，以对付游击队的袭击，因为在这些地区严重的军事冲突仍然频繁发生。1985年1月21日，“自由新闻报”报导说，上周末，在伊西尔三角州的内巴斯市政区的一个叫苏马尔的小村庄里发生了一次战斗，至少有2名游击队员、1名平民巡逻队员和2名士兵被打死；实际上可能死伤9人。还有一些冲突发生在圣马科斯和东佩滕的两处地方。但是，这些公路对平民也有极大的好处。它们

便利了地方市镇中心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提供了销售作物（其中有些是正得到帮助的村民所生产的新产品）的机会。通讯的发展对任何国家都是宝贵的，好些偏僻社区希望修建公路的事都向专题报告员提到了。因此，这一点已被接受，看来不致有损本报告各项内容的阐述方法。

- (b) 反对派的另一要点是，专题报告员不应向政府提出意见（假定通过建议的方式），也不应企图采取诸如争取释放被特别法庭定罪的人的步骤。相反，他仅仅应调查各种控诉和谴责具体和一般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就此提出报告。人权方面的任何改善，包括对于怎样才算改善的估价，也应写入报告。人权中心应收集并初步调查对侵犯行为的每一指控；然后才应制定计划，对有选择的事件进行调查。这一主张的最后一部分正好符合专题报告员任期开始以来的所作所为。人权中心资金有限，不可能对所有指控进行调查，但对其所选定的事件确实进行了调查（见第31—59段）。然而，反对派对向政府提供咨询一事所抱的态度却不太正确。根据联合国的既定程序，一个专题报告员应在其报告中提出结论与建议，后者必然主要是向有关政府提出，因为通常只有政府才能执行这些建议（如果它们愿意这样做的话）。因此，在这方面，反对派的方针是错误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由各国政府的代表组成，其委托编写的报告当然是以联合国组织的各会员国政府为对象。
- (c) 有人说这份报告缺乏统计材料，确实如此。反对派提供了以1978年至1984年为基期的一些统计数字，涉及许多极重要的问题，例如政府赤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百分比、国民收入分配、文盲率、儿童入学情况、享有住房内或可就近获得卫生设施和自来水的人口比例等等。这些自然是评价任何一国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方面。如果委员会希望将这些数字写入报告（如果还有其他机会的话），专题报告员将乐于与掌握更多的这类统计数字的联合国贸发大会等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进行协商。其他有关统计数字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这就是

因保安部队造成的死亡、财产没收和致伤人数的估计数字。正如本报告别处所述，存在着造成这类罪行的许多可能因素。一个事件确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11月底，在基切的内巴赫地区一支部队巡逻队在一个叫做谢夏科姆的地方发现55名农民，他们曾在一支穷人游击队的控制之下，后来又被抛弃不管了。政府说他们“被解放”了。另一个组织的出版物则说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掉了”。由于这种说法不一的情况，专题报员认为对于数字最好不要求全，只就某些具体事件进行阐述就行了。

18. 小组性访问于1984年8月12日（星期日）至8月18日（星期六）在危地马拉进行（在洪都拉斯停留一个上午）；此后于8月24日（星期五）在墨西哥和伯利兹，1985年1月20日（星期日）至1月26日（星期六）又在危地马拉。危地马拉政府提供了各种便利并予以礼遇；专题报员可以自由地在该国各地旅行，到其选定的目的地去，路途毫无障碍，并能与他希望交谈的任何人进行交谈。伯利兹、洪都拉斯和墨西哥当局给予了合作，使他尽可能地探视难民。特在此向所有这些国家以及耐心而乐意接受访问的每个人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19. 本报告是初步报告的修订本，载有该报告提及的问题的有关资料以及1985年1月第二次访问所获得的新材料。

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A. 公民权利

1. 生命与人身完整的权利

(a) 暴行

20. 目前危地马拉境内对于侵犯人权的异口同声的谴责是关于侵犯的程度问题。这并非是指农村地区的大屠杀问题。而这些事件涉及的都是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许多发生在首都，但全国其他许多地方也有不少事件。

21. 在此只能举几个例子。一个非政府组织向专题报告员提供了一份1984年7月30日至8月18日发生的事件清单；清单是在他离开危地马拉之后收到的，因此该国政府未能提出意见。在那段时期，据说有14人被谋杀，16名已查明身分的人和14名身分不明的人死亡，28人不同程度受伤。此外，据说在Pavón的La Granja刑事监狱里已有1人死亡，3人受伤。30人被绑架或失踪，以前被绑架的5人还活着，并已获释。这一资料提供了所有已知详情；有1起强奸杀人事件；1名受害者以前当过警察，另1名是平民巡逻队员。在圣马科斯发现的一具身分不明的女尸穿着茶青色制服。

22. 《画报》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专题报告员8月1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的报道。它还报道了几起事件：1名圣卡洛斯大学的学生被枪击伤，有人猜测是贩卖毒品所致；4名警察在首都及其郊区农村发生的2起事件中遭到袭击；好几名平民巡逻队员在危地马拉西部的两个地方遭到袭击而负伤；2人因强奸2名妇女和杀害1名70岁老人被捕；3名妇女手持自动武器抢劫了首都附近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偷走了1个顾客的200格查尔，燃料和珠宝，现已获悉罪犯车辆的注册牌号。上韦拉帕斯的市政官员被指控从地方议会骗走了100,000格查尔。在埃斯昆特拉的一片荒地上发现掩埋着几具尸首，在1981年和1982年时也曾在该地发现过一些尸首。在首都的一条河里发现1名木匠的尸首。1名中尉警官因偷窃工具箱而被捕；另1名因职责问题与其同事发生争执，结果开枪打伤了该同事的嘴唇；1名警察因枪走火而受伤致死；另1人从警察局被送往医院。关于洪水与交

通事故的报道暂且不提。

23. 事实上这个非政府组织的清单还须予以补充。8月6日，2个已知姓名的人被发现受了伤躺在街上，后被人送往医院。次日又有1人受伤。报上还报道了这份清单上没有包括进去的一些其他事件。实际上几个月来各家报纸充斥着这类事件的报道；不仅牵涉平民，还有警察和武装部队的成员。发现有人被绑架后，司法部门确也企图调查这一罪行，但受害人常常不能提供必要的情况：他们通常双眼被蒙住，因此而遭到惊吓，以致长时期不能恢复。

24. 关于近几个月来的各种罪行情况的官方数字尚无任何统计资料可查，因此只能凭印象来阐述了。自从现政府执政以来，以上所述的这类暴力罪行肯定有所增加，不过这类罪行并非里奥斯·蒙特政权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是在此之前就已普遍存在。应为这些罪行负责者很可能与下文提及的应为失踪事件负责者是同一类人；但这一点没有多少证据。刑事罪行在许多国家（如果不是在所有国家的话）都有发生，只是程度大小不同而已。专题报告员认为，这在危地马拉现在是一个严重问题。当局是否应对这类事件负有一份责任？公民的人权看来已岌岌可危，实际上他们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这是一个应予适当关注的问题。下文第108-117段至少阐述了部分原因。

25. 制宪议会于8月22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出席会议的85名议员一致表示同意，该决议谴责了暴行及其肇事者。

(b) 侵犯人权的个别事件

26. 必须承认，专题报告员没有对每一项侵犯人权的指控进行调查，略举几例便足以说明问题：好些指控都源自首都附近的大监狱——Pavón的La Gvanja刑事监狱，那里囚犯互相残杀，监狱当局或警察杀害囚犯；发现有人被关进地下室，置于非人状况之中等。有一份家属提供的控诉材料称，找不到1月份开往哥斯达黎加的一艘商船上的危地马拉船员，而其余的墨西哥水手据说都已返回他们的家了；谣传有人在尼加拉瓜见到了这艘船，并在墨西哥见到了失踪的船员。上韦拉帕斯主教福雷斯声称他掌握了一些证据，表明长期以来就有秘密用毒品和食物使妇女，特别是土著妇女丧失生育能力的做法。提交给专题报告员的事件材料还有许多。

问题是专题报告员在危地马拉的时间很有限。他曾问起 Pavón 发生的一些事件，立即就明白了关于这些事件的事实还存在着严重的争议。上述这艘船的书面证词确有人签名，但既无日期又无地址，专题报告员甚至连这个事件发生在哪一年也不知道；他的职权范围也不包括到尼加拉瓜和墨西哥去查询失踪人员。至于使妇女丧失生育能力的问题，他曾与危地马拉大主教扼要地讨论过，该大主教也认为进行调查是一件大事。在 Pulay(基切)保健中心，有人告诉专题报告员，妇女可得到避孕咨询和药丸，并不存在强迫问题。

27. 1月，专题报告员获悉各监狱又出了问题。12月在 Pavón，看来象是在一次探监过程中，8名同犯被杀，一些人受伤。在克萨尔特南戈的坎特尔监狱2名囚犯被另一些囚犯杀死，这显然是由于在娱乐室中应看哪个频道的电视而引起的纠纷所造成的。关于监狱问题，国家元首已制定了改善这一系统的计划。将在 Pavón 再购买一些土地，使囚犯能从事农作（并出售其作物）；将设立一些扫盲班，并为达到接受中学教育阶段的人进行中学教育。这类活动如果多一些，将有助于扫除导致闹事的厌烦情绪和无所事事的状态。（应该公正地说，在 Pavón 已经有了一些作坊，囚犯可以做些手艺活，如木工和彩饰珠宝等）。此外，计划增设5所监狱，以提供机动余地，转移闹事者，拆散小集团。对这一切，专题报告员根据自己对刑事制度的体验，认为都是正确的措施。

28. 提及这些问题是为了表明专题报告员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但要确认或否认这些指控是不可能的。专题报告员认为，他的职权不可能要求他研究每一事件并得出一个明确结论，危地马拉政府也不会欢迎联合国专题报告员进行范围广泛的调查。这些事情在任何国家都是警方或政府部门的任务。

29. 然而，专题报告员要求到好几个地方去，以便查明已发表的某些指控的真相。该国当局，特别是军队似乎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选择这些地方。专题报告员收到的出版物显然他们是得不到的；最后他还是给了他们几份复印本。他们对此毫无所知，这至少有一点好处，就是可能没有人合谋来欺骗他。不利之处是大会和人权委员会不可能听取危地马拉代表团对这些指控的澄清说明，因为国内调查根本就没有针对过国外广泛流传的这些问题。

30. 下面所阐述的是有关 Altiplano 諸省各地某些指控的调查结果。

(一) 基切省的圣地亚哥·伊西坎

31. 一些指控材料说，在埃尔基切发生了一起屠杀事件，受害者竟达百多人。Marcela Velasquez 谴责说。2月15日危地马拉军队屠杀了百余人。“我全家都死了，军队包围了我们，用机关枪向我们扫射，当场许多人死了，所有的房屋都被烧毁，士兵放火烧的。”Velasquez 是46名幸存者之一，他逃到了墨西哥，正在 Comitan (恰帕斯州)一所医院治疗在这次袭击中受的枪伤。他说，“我正向孩子跑去时被打中了大腿，我的两个孩子一个12岁，另一个才7个月。士兵把大孩子打死了，我不得不把他留在那儿，只带着小的走了。”好几名危地马拉农民证实了 Velasquez 讲的情况，他们也是从圣地亚哥·伊斯坎来的，最近才在恰帕斯的波多黎各难民营 Emiliano 中心安置下来。

32. 这些报告是在1984年3月提出的。专题报告员恰好知道圣地亚哥·伊西坎这个地方，因为他在1983年夏天曾访问过那里。1984年8月他回到该地调查这一指控时，许多村民还认得他。他的结论是：这一指控完全是假的。他在1983年和1984年看见并照了相的房屋是一样的。在一次约有70人参加的集会上，他询问了2月间发生的事件。

33. 这是一个偏远地方。专题报告员最初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再次访问该地，但他已查明还没别人到此作过任何调查。

34. 2月14日确实发生了一起事件。平民巡逻队的一个哨位夜间遭到袭击，哨兵在遭受火力攻击的情况下撤回村里，而袭击者却跑掉了，次晨巡逻队回到现场，发现两个空空的子弹夹，这种子弹不是军队使用的，还发现一些血迹和丢在那里的一张条子，上面写着“……，这个哨位上的士兵今晚在此被打死。”（如果袭击真是成功的，就应写上姓名。）

35. 村子里无一伤亡，也没人失踪，他们反而希望得到更多的保护。专题报告员拍照的带着弹孔的单薄铁丝网门和木结构的小小岗楼，肯定是起不了什么保护作用的。那里没有驻扎军队。

36. 当专题报告员最后告诉人们他来调查上述指控时，人们回答说那是没有的事。

37. 最后，专题报告员询问是否有人认得一个叫 Marcela Velasquez

的人，而没有说出她就是进行报告这些情况的人。结果村里竟无人知晓此人。

38. 专题报告员访问时，该地人口男女老幼共 410 人，还包括平民巡逻队最近发现的一批约 20 名被迫流离者，这些人曾在山里与游击队一起呆了两年，被游击队抛弃后，现正在村里安顿下来。该地人口并非全是伊西尔人，还有科克奇和其他地方的人。

39. 危地马拉反对派的各方代表都对在圣地亚哥·伊西坎发生的事件的这一报告反应十分强烈。他们指出，这个社区是个由村子和分散在一个相当大的地区内的一些房屋组成的“Parcelamiento”。证人可能住在外围的居民点内，所指控的屠杀可能就是对 2 月 14 日那次袭击哨位事件的报复行动。

40. 专题报告员 1984 年 12 月对反对派各方代表说，他乘机飞近圣地亚哥·伊西坎时没有发现任何外围居民点的迹象。平民巡逻队的活动范围很大，并特别请反对派各方代表指出发生所称屠杀的外围居民点的名字和其地理位置。

41. 至今一直无人提供新的资料，因此现在唯一可能得出的结论是：这一事件是编造出来的。

(二) 圣马科斯省 El Tumbador

42. 提出的指控是：1984 年 2 月 20 日和 21 日，军队在 El Tumbador 市政范围内的 La Colonia · Morales 和 La Liberación 等村庄造成至少 18 人失踪，并当着全村人的面处死了另外 4 人。

43. 专题报告员访问了 El Tumbador，这是一个包括圣马科斯高地若干咖啡种植园在内的一个市政区；La Colonia 实际上是一个种植园，住着一些农工及其家属；La Liberacion 是一个村庄；英拉莱斯则是一个小村。专题报告员在市政府与市长等人进行了初步讨论之后，就和他们一起到英拉莱斯去寻找证据。这个地区在当前和在 2 月份都是一个叫做“起义人民革命组织”的游击队的战斗活动区。后来又是政府军队的清剿活动区。

44. 指控将两起单独事件合二而一并将其混淆在一起：

- (a) “4 人被当众处死”这件事几乎可以肯定与 1983 年底的一起事件有关，当时游击队在公路上设下埋伏，使一支军队巡逻队伤亡了一

些人。不过事先巡逻队觉察到了这一威胁，因而先发制人地袭击了埋伏者，结果双方互有伤亡，其中包括 6 名游击队员。市长作为和平的裁决者，其任务之一就是调查并在可能时查明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死亡者身分。他叫人将这 6 具尸体运到 El Tumbador 市中心，摆在那里。他说他的目的是看有无人前来认尸，但我想这可能带有某种威慑因素，这几具尸体在那里摆了大约 1 小时。专题报告员不知道是否有人认了尸。

- (b) 毫无疑问，2月21日凌晨确有 18 人在上述的地点失踪。专题报告员不知道对这一事件是否有人作过详细调查，但这件事确实再次强调了他在前一份报告 (E/CN.4/1984/30, 7 和 7.1) 中所述的论点。即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专题报告员在这类案件中要象一个侦探那样行动是不容易的。专题报告员用了整个下午来了解这件事。放弃了对圣马科斯另一个地点的访问。而有人报告那个地方出了另一件事。进行充分调查需要好几天时间，还需司法当局派人主持和运用适当程序。尽管这些村民、失踪者家属和来自英拉莱斯本村外的人都聚集在一起。他们相互交谈也不多。专题报告员不愿详细叙述他们讲了些什么，因为他希望能进行一次充分的调查。仅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从对各种问题的回答和对陈述的事实的推断来看，制造这一事件的是游击队而不是军队。这种可能性较大。没有一个证人明确指明是哪一方；要为这一暂时的结论负责的不是他们。只是专题报告员一个人。他对所得到的合作至为感激。但是，在他三次访问危地马拉期间力图澄清的所有事件中，他认为这是最难得出满意结论的一起。

45. 另一起案件也有类似疑点，专题报告员没有对它进行调查，因为他只是在伯利兹听说了这件事。此事是今年初在 Cotepeten (El Peten) 市政区一个村子里发生的。游击队杀死了一村民，军队把村子包围了起来。几个村民到村外去寻找尸体，这时游击队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并说如果他们不杀死这几个村民，军队就会将他们杀死。军队离开时带走了一个男子和一个妇女，村管会从这支部队得不到任何关于他们的消息。军队后又停止平民巡逻，想看看游击队会怎么做。三天以

后。去寻找第一个受害者的人中有8人半夜被绑架走了。

46. 要确定发生了什么事和其肇事者极为困难。那个向专题报告员讲述了这件事的人。在当了两年难民后从伯利兹回到 Colpeten，后又返回伯利兹。这也是不奇怪的。

(三) 韦韦特南戈省 San Ildefonso Ixtahuacán

47. 一个非政府组织称：“12月21日至24日，有87人被绑架（在市政区内），其中60人在1月初被放出来。其余人杳无音讯。60人中大部分受到严刑拷打，结果有些人患了重病。躺倒在韦韦特南戈的几家医院里。他们给这些人用了电刑。绑架者穿着便服，而他们将这些受害人带到一个军营去受酷刑。”

48. 这涉及一起路人皆知的事件。1983年底，保安部队获得的情报称，Ixtahuacan 市政区中某些人与一个颠覆性但非暴力的组织有牵连。于是这几个人随即被捕，押送到韦韦特南戈市的军事基地受审。他们被关押了15天，然后押回 Ixtahuacan。他们最后又到了一次该市，以便在赦免书上签字。1984年1月10日在市中心举行了一次公开仪式，向聚集的群众宣布对所有这些人的赦免。

49. 专题报告员将韦韦特南戈军事指挥官、San Ildefonso Ixtahuacán 平民巡逻指挥官和另一名当地居民以及住在 Granadillo 村5个有关人员中的4个（第5个在南部一个种植园做工）等提供的情况都集中起来。而后发现被捕的人决没有超过62人，并且全都同样被释放了。Ixtahuacan 是一个很大的市政区。这62人又住在不同的大小村庄，因此，专题报告员选定 Granadillo 作为访问点。

50. 上述4人告诉专题报告员说当时村里已敲钟聚众到处都是官兵。1个蒙面人从人群中挑出5个人，把他们绑了起来。其中最早进来与专题报告员谈话的那个人说：一名士兵用枪逼着把他带回家，问他武器藏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说没有武器，于是把他的妻子带来了，用绳索悬吊起来。他以为他死了，但却没死；好象演戏一样，她被松了绑。他们搜查了整个住宅，什么武器也没有找到。而后他和其他4人一起被带到了军事基地，在那里被关锁起来。审问过程中遭到拳打脚踢，其中1人倒下时挨了脚踢。他们身上都有伤痕。专题报告员特别详细询问了一下这种殴打情况，认为这4人所受的折磨就是这样。

51. 所有 62 人全都参加了赦免仪式。因此说其中几个人 1 月初因伤住院的事看来不是真的。这 4 人告诉专题报告员他们以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四) 克萨尔特南戈的坎特尔

52. 一个非政府组织在 1984 年 6 月初以“坎特尔：遭受军队围困的危地马拉人居住区”为题发表了一篇有关这个市政区的重要文章，长篇叙述了这个市政区的情况，并登了一张拍有简陋设施的照片。根据军队采取包围措施是因为当地居民不顾军队三次胁迫，仍拒绝组织平民巡逻队。因而拒绝招来报复行动，这些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与当地居民采取的态度有关。据称发生了几起法外处决的事，并列举了 8 人的姓名，表明他们的死亡是因为当地居民反对组织平民巡逻。又据说还有 2 人失踪，多人受到谋杀威胁，致使气氛非常紧张，人们担心会有被燃成一片废墟和搞大规模屠杀的危险。专题报告员希望他这样概括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发表的长达三页的文章是合适的。该委员会的这篇文章扼要地指出了军队对该社区大部分领导人都实行了法外处决。

53. 这一问题已报告草率处决问题专题报告员，阿莫斯·瓦科先生，瓦科先生委托专题报告员对此进行调查。

54. 此件谋杀案卷入了三家人，它们是莫拉莱斯一家、奥多涅斯一家和萨卡尔霍特一家。专题报告员认为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提供的某些背景材料属实。该市规模较大，离克萨尔特南戈市很近，农业生产发达，在郊外的村庄里，作物长势很好，而且种类繁多。专题报告员没有对医疗中心进行调查，但谈到教育，可以说，在莫拉莱斯一家居住的村庄，有一所学校，孩子们在那里接受使用西班牙语进行的教育。在医疗中心肯定还有一所学校。

55. 毫无疑问，在坎特尔没有任何平民巡逻，人们忙着农活。专题报告员得知，许多人在当地的纺织厂里工作。市长告诉他，他们不希望他们的工作因参加平民巡逻而被打乱，至少他们现在还是这样考虑问题的。然而，人们对谋杀案和几名遭受酷刑而又身份不明的人的遇害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市长说死者尸体是被不知姓名的人扔在坎特尔的。

56。莫拉莱斯和奥多涅斯两家中的多人被害是众所周知的，两家在该市都是有名望的人家。市长说两家的家人仍然极度不安，他派副市长陪同专题报告员去看看他们能否发现些什么。他们在驱车前往两家的途中看见奥多涅斯家的寡妇们正在路边走着，他们愿意谈谈。戴维·奥多涅斯·科波普的遗孀说：在1984年3月的一天，她正在家里熟睡，突然许多人破门而入，带走了她的丈夫，后来就把他杀害了。她丈夫曾任过坎特尔市市长。那些杀害她丈夫的人不是从村里来的，而是些拉迪诺人。以前就与他们有过财产之争的问题，因而结下了怨仇。另一名妇女她家的一名成员对专题报告员说，她丈夫的两个兄弟和她的公公都被杀害了。然而，遗憾的是，专题报告员并没有询问他们当中是否有萨卡尔霍特家的人。这一叙述与市长原先所说的完全相符，即存在着家族世仇，已有4人被杀。

57。莫拉莱斯一家恰巧都聚集在村子里，因为他们的一位亲属前天在分娩时死去。被杀的两个兄弟中，有一个以前也任过市长，他们在克萨尔特南戈市曾拥有一家无线电台。一位被解雇的职工向民事法院控诉他们的这家公司，然而他败诉了。于是恐吓信便开始出现，1983年6月—7月间的一天，兄弟俩在早上6点30分开车出去后就失踪了，以后才在市内找到了他们的汽车，车子已被烧毁，车内躺着兄弟俩的尸体。尽管如此，恐吓信还是继续出现，专题报告员有一封影印的、赤裸裸的恐吓信，信是写给莫拉莱斯家族住在坎特尔Xecan区的一名成员的，邮戳是克萨尔特南戈市，1984年8月10日，信写得十分露骨，要吓莫拉莱斯家族成员送交巨款。警察取走了信的原件，留给了莫拉莱斯家族两份该信的复印件。

58。死者家属和市长都不认为这些谋杀同保安部队或平民巡逻的问题有任何联系。这两件案子都已交警察局受理。

59。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在市区内似乎不存在紧张或恐惧状态。当专题报告员及其一行分乘两辆汽车来到市中心的货摊市场时，他们的到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要和死者家属谈话是毫无困难的。市长说坎特尔是一个十分安宁的地方。

(五) 上韦拉帕斯省的圣佩德罗·卡查

60。一个非政府组织报告说，“圣佩德罗·卡查建立的“模范村”实际上是一

个试验营地。 他们在那使用专门的心理分析方法，对农民实行洗脑，在他们的对现实的明确认识上强加各种统治思想，而这一不公正的制度已使这些思想合法化。”

61. 圣佩德罗·卡查是一个小镇，座落在上韦拉帕斯省省府科万市的东面，距科万约3公里，有一条很好的公路把它和科万联系起来。 专题报告员在小镇上空飞过，并没有看见任何“模范村”的痕迹。 这里的村庄布局和房屋清晰可辨。 在科万，专题报告员得到证实说，在圣佩德罗没有建立任何模范村，也没有在那里驻扎任何部队。 唯一具有意义的特征就是一所训练士官生的军校，军校的学生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在毕业后并非一定要加入军队，如果他们本人不愿意的话，但也有许多人还是加入了军队。

62. 然而，在科万的南面，大约也是3公里处，在一个叫做Acamal的地方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村庄。 也许受到指控的就是这座村庄。 专题报告员走访了这座村庄，其评论载于206—212段中。

(六) 下韦拉帕斯省的拉比纳尔

63. 一个非政府组织发表了一份关于模范村的证词的录音抄本。 证词提到在拉比纳尔有一座模范村，据说村子只有一个入口，周围设有带刺的铁丝网，由穿着便服的军事人员把守。 该村是一个永久性的居住地。

64. 在此涉及的地方只能是Panchui村，该村离市镇约1.5公里，是由国家供电局为里奥内格罗村居民建立的，该村被水坝淹没，水坝是Chixoy水力发电规划的一部分。 全体村民搬进了新村，住进了新居，但他们说他们宁愿住在原来的木草棚里。 厨房与住房分开，这是另一个优点，每间屋里都有电灯和自来水。 每个人都有田地，每户都有养鱼池塘。 经济作物有豆类、番茄和花生。 村庄有好几个入口，虽然周围也有带刺的铁丝网很松散地扎在柱子上），但这是为了防止牛群进入花园吃草，而村内的铁丝网则是为了隔开耕地。 村庄里没有人监督，但村民们有自己的平民巡逻队，拥有120人。 学校用西班牙语和卡克奇凯尔语两种语言进行教学。

65. 村民们的唯一抱怨，就是缺少牲畜（或者更好一点，一辆拖拉机）来帮助他们耕地，因为土地是平坦的，用不着人力耕地。

66. 专题报告员没有发现在这座村庄里有任何侵犯人权的现象。

(c) 失踪现象

67. 多年来，这一现象一直是危地马拉国内局势的一个特征，证据已开始出现。各个方面提出的指控明显表明，造成这一现象的有四科集团：保安部队，游击队，普通罪犯；某种由下班警察和军事人员组成的私人组织和／或右翼政治集团。由于误解的原因，报纸上报道说，专题报告员曾在 1985 年 1 月说过，失踪现象已不复存在。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在整个 1984 年期间，失踪现象不断出现。

68. 由于执行了清除警察部队中腐化和犯罪分子的政策，现已得知，某些警察和某些军事人员曾参与了犯罪集团。虽然没有任何统计数字，但已肯定发现有些警察曾参与绑架和其他罪行。因此，这些指控是有事实作根据的，不过问题的严重程度难以估计。关于这一点，详情可见第 108 – 117 段。

(一) 保安部队

69. 保安部队过去参与犯罪活动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涉及前特别法庭。当时的一般做法是，特别法庭根据其职权范围，拘留因受指控而被逮捕的人，并将其单独禁闭，直至其在非签不可的自白书上签了名。很自然，对被捕者家属来说，此人已失踪了。据报许多人就是这样失踪的。后来，许多这样的被拘留者在第二警察部队司令部出现，专题报告员于 1983 年在那里访问了其中一部分人。既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而且既然政府否认任何人被秘密拘留，专题报告员曾提出了具体的情求。1983 年 4 月，现任国家元首发表公开声明说，在前政权统治下有 458 人被捕。他当时在前政权中担任国防部长之职，并因此负责特别法庭。在那次访问期间，专题报告员向他以及政府部长（即内政部长）和最高法院院长提出，是否能够造一份名册，以说明所有这些人的下落。据说这些人可分为五类：一类是经初步调查后即予释放者；另一类是因其罪行不属特别法庭司法权限内而被移交普通法庭者；第三类是经特别法庭审判被宣布无罪者；第四类是被特别法庭判罪者，其中所有的人现应获得自由，或是因为服刑已满，或是因为根据第 74 – 84 号法令，于 1984 年 7 月宣布大赦而获释；第五类是其案件在 1983 年 8 月废除特别法庭时尚未了结而被移交普通刑事法庭者。新的法令指出这些法庭处理这些案件。现有的材料载于第 106 段。

70. 曾被特别法庭判刑但后又获释的 Juan de Dios Poyón Otzoy 在其证词中详细叙述了他被秘密拘留的那段时期的经历；他的证词同其他有过同样经历的人所直接提供给专题报告员的证词是一致的。

71. 另一份证词是关于 Alvaro René Sosa Ramos 的情况，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发表了这份证词。此人在 1984 年 3 月被绑架，但他设法逃进了比利时使馆，然后从那儿去了国外。在专题报告员看来，很可能是保安部队造成了他的失踪。

秘密监狱

72. 国家元首一直坚决否认危地马拉存在任何秘密监狱。然而，近年来一直谣传，有人被关在秘密监狱里。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因为正如其他所报导的，所有被捕须经特别法庭审判的人都要被拘留。以便接受一段时间的审讯，而其拘留地点从来没有被人认出来过。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例子。尽管如此，某些已被人指名的军事设施却不断有人提到。在最近一次访问期间，专题报告员请求国家元首允许他访问其中的一部分。请求得到了同意。指导员接到命令，允许专题报告员参观设施内的任何部分。CDHG 和英国议会人权小组已在 1984 年 11 月公布了受到怀疑的军事设施名单。

73. 由于时间不够，专题报告员未能访问首都以外所有被提及的军事设施。危地马拉城第 10 区的 Cosa Crema 也列入了名单，但这是国防部长的官邸，目前是国家元首及其家属的住宅。有人认为，在他们的住宅里提出一定要随意出入每一个房间是不合适的。

74. 因此，专题报告员查看了三处军事设施和一个警察机构。它们都在首都。其结果如下：

- (a) 原部队科技学校。这里有一群建筑物，四周筑有约三米高的围墙，围墙外是街道。专题报告员巡视了整个学校，并检查了所有的房间，除了开着门的，如车库等。整个校舍都住满了军事人员，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行政活动；有一排房子在 1976 年的地震中遭到严重损坏，那以后未修复过。学校里没有地下室。专题报告员认为那里

没有关押罪犯。 有两幢很高的商业大楼俯视着校园内大部分房屋，这使人员的秘密活动更加困难。

- (b) Matamorros 古堡。 古堡基本上是一个堡垒，约建于 1853 年，它矗立在一个由坚硬的岩石构成的小山之上，即使站在古堡的顶层也能看见这些岩石。 山坡上没有挖掘任何洞穴，因为从古堡的古老围墙或背面的河沟都能看到山坡的整个表面。 在古堡的房间里也没有看到任何活动门或其他秘密入口的踪迹。 许多房间里存放着东西，所以都上了锁。 但在要求下都一一被打开。 营房和古堡是一个后勤基地，也是一个宪兵司令部。 那里关押着一些犯人，他们都是等候军法审判的军人。 一间颇为陈旧的接待室被用作评定室，第一次被捕的人均要在那里待上 48 小时。 因此，被控犯有严重罪行或被认为是危险人物的人就要送到 Granja Penal Pavón （首都附近的主要安全监狱），被捕的其他军官被关在靠近古堡大门的一间小屋里或是被关在一间兵营里。 几名普通士兵被关押在另一间相当陈旧的屋子里，就在古堡外边。 专题报告员和在押的几乎所有的犯人都谈了话，那是 1 月 21 日。 当时还有一名军官离开了兵营，在踢足球，看守的士兵站在边线上。 军法审判程度并不很快，但所有在押的都已或将配给平民辩护律师（或自己花钱挑选律师）。 毫不奇怪，他们看上去都不太高兴。 但他们都说受到了良好的待遇，每天可以接受家属和朋友的探望。 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作为平民的亲属可以进入兵营关押处，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并且还可开车进来。 他们甚至可以进入古堡的中心部分。 在古堡外层就是兵营的营房、车库和其他各种房屋。 同样，专题报告员察看了每一间房屋，所有的门庭都应请求被一一打开。 在专题报告员看来，藏有秘密地牢的可能性似乎是很少的。 他们所到之处，都用英语大声地交谈，被秘密关押的犯人很可能听到谈话，便会大声喊叫起来，但没有发生这类事情。

(c) **Mariscal Zarala** 旅驻扎的军事基地。这是比较现代化的基地，军营宽大，驻有一个旅的兵力，建于 50 年代初期。建筑物主要是一层楼的房屋，有兵营、技术房、军车和军用设备、运动设施、伙房和军官食堂。所有关闭的房屋（除浴室外），都安上了无纹玻璃的窗户，但并没有铁栏杆，没有任何禁闭设施，除了两个地下弹药库外，也没有任何其他地下设备。专题报告员察看了兵营的每一个部分，注意到兵营四周的情况，对一些特殊的房屋，和紧急发电站等进行了调查。他没有发现任何可能秘密关押犯人的地方。

75. 专题报告员充分意识到，试图发现秘密监狱的机会是很偶然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就得采取临时通知视察的办法，尽管视察地点在专题报告员到达现场的 16 个小时前还未确定。众所周知，在视察的当天，犯人可以被运走，比如用一辆公共汽车；成堆的物品可以用来掩盖地下室的入口。本专题报告员认为，在上述三个地点，没有发现这类情况。

76. 另一个被提到可能是秘密拘留地点的地方是警察局的技术调查科。在同国家警察局进行了会谈后，专题报告员提出他是否可以去一个警察所看看；答复是他可以巡视首都任何一个警察所，但警察局长提出他也可查看一下技术调查科。最后选择了技术调查科。

77. 这是一幢只有两层楼的房屋，没有地下室。屋里陈设一般，可用以接见上告某项罪行的公民。此外，还有各种办公室，用以编写报告，记录罪犯口供和事件、摄影和打指纹印，还有一个军械库（只有执勤的警官，在获得特别准许后，方可取走武器——每次取走武器都有记录可查）。专题报告员察看了每一间房间，既没有发现被秘密监禁的人犯，也没有发现任何可能秘密关押犯人的地方。

78. 值得提一下的是，技术调查科若干年前常常在该城另一地区内的一幢楼房里进行活动，这幢楼房确实带有地下室，然而，这幢楼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没有人占用。

79. 在其一月份的访问期间，专题报告员得知还有被怀疑是秘密监狱地点的情况。为此专题报告员同国家元首进行了交谈，后者建议专题报告员今后可亲自查看任何一个这样的地点，最好预先通知时间限在一小时以内，以便调查连续进行。

(二) 游击队

80. 在最近一次访问中，专题报告员三次听到了证实政府声明的说法，即政府认为，某些失踪是因为有人参加了游击队而其家人一无所知造成的。专题报告员在圣马科斯同一名前游击队员谈了话。他告诉专题报告员，他被征入游击队，然后被带到一个被游击队占领的咖啡种植园（近年来在圣马科斯经常发生这种事情），他的家属报告说他失踪了。最后，他因大赦而得以返回家中，重新加入社区生活。在佩腾，专题报告员会见了另一名游击队员，他曾任过很高的职位。他是在埃斯昆特拉被征去的，然后在国外接受了训练。游击队组织说，他们将通知他的家属，说他已出国为一家美国公司干事。当他最后也因大赦返家时，他才发现他的家属已在报上登了他的失踪广告。因为游击队并没有如答应的那样通知他的家属。在国外，他曾遇到一位妇女，她的失踪成了谴责的目标，但她仍活着，并且活得很好。

81. 第三个证据是另一个证人提供的，他曾在危地马拉境外的一群游击队中看见两个人，而他们的名字已被列入失踪人员名单。

(三) 普通罪犯

82. 前一份报告引述了绑架一家全国性日报的一名编辑的案件，这名编辑是在递交了一大笔赎金后才被释放的。今年8月初，警察部门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在1984年上半年中解决了全国的97起失踪案件；其中90%属于勒索赎金的绑架行为，警方的行动制止了递交至少二百万格查尔（折合为二百万美元）的赎金。自8月以来警方连续得手，许多广为人知的绑架案件已经解决，绑架罪犯落入了法网。一名来自安提瓜（危地马拉）的美国商人必须递交45,000美元的赎金才予释放；首都的一个14岁女学生的赎金是50,000格查尔；在 San Juan Sacatepéquez，三个小孩已失踪达一年之久。上述这些案件便是报界早已报导的引起公愤的几起大案。另有一起案件的罪犯已经抓获，但他们早已处死了被绑架的人，此起案件还卷入了一名陆军军官，他将受到军法审判。

83. 在专题报告员于八月份抵达危地马拉的那天，警察部门宣布已找回了主要是在首都被偷的66辆车辆，并在报纸上刊登了被偷车辆的牌号与找回地点。这

也可表明偷车现象发生在许多国家里。然而，这点却证实了警察部门所声称的那样：被偷车辆尽可找回来，但却很难使街上暴力行为的肇事者有所收敛。现在报纸上经常登载一些被偷小卧车的清单。

(d) 失踪的后果

84. 在世界各地，许多家庭里发生了其近亲失踪的事情，同他们一样，危地马拉人也亲自来找专题报告员，或写信给他。作为失踪问题工作组的成员之一，专题报告员对他们的痛苦和绝望太熟悉了。同样，某些非政府组织也向他提供了失踪人员名单。8月，126个家庭向他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并再次在大教堂里同大主教一起接见了他们。他收到了一些特别请求，这些请求涉及圣卡洛斯大学教职员、大学生联合会和工会运动成员，请求指出了近几个月来其各自组织中成员的失踪人数。

85. 在大部分失踪案件中都使用了汽车。专题报告员承认，正如一位政府部长所指出的那样，当一辆汽车牌照号码被一名证人看见时，如有时报告的那样，这辆汽车非可能是偷来的。然而，据说有人看见没有牌照的汽车，此外，现在出现了有人被释放或逃脱出来的情况，他们可以叙述他们被拘留期间的经历，可以指出谁曾同他们关押在一起。一些绑架事件的目击者愿意说出他们认识参与绑架行动的集团成员。

86. 专题报告员不能按家属们请求的那样留在危地马拉，直至他们的亲人被找到。委员会决议第14段中规定给他的任务也没有要求他在任务期限被延长之前受理各种事件。然而，被迫或非自愿失踪人员工作组已多次向危地马拉政府提出请求，要求它提供有关原有案件的材料；这些请求都已受到审查，以确定是否可予准许，并已通过各组决议予以转达。

87. 危地马拉政府认为，没有人处于秘密拘留中，绑架和失踪事件是游击队和犯罪份子干的。因此，让人看到政府正在对目前出现的关于这些事件发生的情况的证据进行调查似乎是当务之急。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个开端；但是，如果这些线索不加进一步的追查，就不能指望批评会停止。国际社会没有必要知道例行的警察程序。报界将会报导其结果，它们将受到国外所有有关人士的注意。似有必要关切的是，以作为一项政策来澄清并解决这些案件，并根据法律程序在经

过适当处理后公布案件的结果。国家元首告诉专题报告员，警察正在逮捕与失踪案件有关的人，但在处理这些案件的司法体制中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最高法院院长说，他正设法从一种切实的方式来消除这些不足之处，这种作法的结果一定使人极感兴趣。

88. 最后，终于开始对失踪事件采取行动了。失踪人员家属互助组加强了活动，其呼声越来越高。这是多年来在危地马拉出现的第一个基层人权组织。它没有受到政府的迫害。确实，在该组织的一些成员在议会大厦走廊里举行了大规模示威后，政府作出了安排，让某些失踪人员家属在议会大厦前厅里亲自向专题报告员陈述案情。他们张贴了各种材料，其中有些指出，至少失去一名亲属的家庭现有355家。然而，失踪案件的细节往往缺乏那种能便利案件本身调查的材料方面的详情。许多人指控说，技术调查科（警察部门）的成员应对失踪案件负责。然而，在某些案件中，可以找到极其具体的材料。在1984年，许多人提出了对失踪案件的指控。不管谁应对这些案件负责，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家属们已经确定，这些失踪案件的确发生了。

89. 互助组受到了国家元首的接见，其结果是建立了一个新的三方机构，负责调查失踪案件，包括本十年初发生的案件。机构成员有总检查长、内政部长（*Cabernación*）和国防部副部长。内政部和国防部实际上是由低于部长级的高级官员代表的。专题报告员会晤了这一三方委员会，他得知已经举行过15次会议。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查，动用了各省的部队、各市的民间组织和司法机构。

90. 迄今为止，尚未取得任何结果。三方委员会称，它正在受理248起失踪案件，但互助会在一次单独召开的会上指出，卷入的案件比这个数目要多。很明显，适当的法律程序，如为辨认一具尸体而掘开坟墓等，必须得到遵守。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现在已经出现某些新技术。这些技术的使用大大澄清了失踪案件。专题报告员就可能的调查渠道向委员会提出了某些建议。如果在家属和委员会之间，就案件的细节缺乏任何交流，专题报告员现在则掌握着应当能便利委员会工作的材料；他将把这些材料转交给他们。尽管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细节往往都是零碎不全，但在某些案件中，有些证据应对某一具体案件起到作用，能够帮助进一步澄清案件。

2. 人身自由权

法治

91. 司法独立将无疑是制宪议会在草拟宪法时加以认真考虑的问题。专题报告员以前报导过最高法院院长曾宣称，他已拥有为政府的基本法所保证的在本国历史上最有独立性的法庭。然而，在1984年5月政府却撤了他的职。他公开陈述的理由与部长们所说的有较大出入。专题报告员无法解释这种不一致，这与他就这样被撤了职的事实本身相比实在可能是无关紧要。结果法院的十位法官和候补法官以及另外十名官员亦辞职不干了。律师因对此事件提出了十分强烈的批评，并就诸如司法独立等制宪问题已组织了几个工作组。其结果可能对议会是有用的。

92. 他的继任者托马斯·包迪略·纳瓦罗博士早就是最高法院刑事部门的法官。他说他一直在走访各个部门，以便加速案件的审讯并使整个司法体系提高效率。这种需要似乎是存在的：一位女士交给专题报告员一份民事诉讼案的材料。此案于1975年开始审理，至今尚未了结，院长已答应调查此事。国家元首也认为目前的状况需要改善：一些人因涉嫌失踪案而被逮捕，但审理这些案件的法官往往资历较浅，经验不足、胆小怕事或者收入偏低。

93. 最近共有719起请求人身保护的案例。他们的请求书已在法官中散发并得到处理。即便可能还有某些技术上的缺陷。根据新闻报导，法官们的确走出了法庭并到监狱和警察局去查访，但收效甚微。基切的二人和苏奇特佩克斯的一人均遭到非法拘留，现已被释放，曾有一人被起诉并定了罪。

94. 院长曾强调指出，一些家庭对失踪事件作出申诉，这是很自然的事。政府其他各部长也曾提到这些事。但这些家庭却在失踪者出现后总不及时通知政府或新闻界。既然无法作出统计数字，专题报告员也无法指出它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悬而未决的案件的数量。

95. 最高法院的裁决报告已出版至1982年年底。

96. 初步报告中提到了国家警察部门的一位发言人在1984年初发表的一篇声明。该声明指出有一百多人曾被警方扣押，其中有些人长达一年之久，在这过程

中他们并未根据刑法法典而被送交法庭审理。律师团公开受理此案，并且政府已下令进行全面调查。专题报告员得到了全部的有关材料。显然这当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误会。这一情况已为律师团现任团长所承认。

97. 名单实际上只有84人的姓名。这些人的拘捕证已由各法院（被指定）于1983年3月2日至1984年2月2日期间发出，被控罪行的严重程度不一。警方公布该名单的用意是将这些人的拘捕证已签发这一事实公诸于众。他们当中一人已被逮捕。名单上其他人如到警察局报案自首并澄清本人的状况，他们就不再有被捕的危险。但是，还有另外一些案件须要进行调查。

98. 专题报告员感到满意的是，这一表面看来似乎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实际上是由于联系方面的问题所造成，但现已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99. 最后，专题报告员就此方面向最高法院院长询问了自1984年初以来如此众多的人被警方作为嫌疑分子拘捕的情况：他们是否受到控告，移交法院审理抑或已被释放？对此他仅能回答说，在这方面还无人向最高法院提出任何申诉。

(一) 未能将被告人移交法庭

100. 一户来自该国南部的有三兄弟的人家告诉专题报告员，他们在佩滕买了一块土地，但卖主拒绝交出地契，随之便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卖主则认定这是三兄弟干的。死者的妻子作证了二次，一次说事情发生在夜间，她一无所知；三天后她又指控是三兄弟干的。

101. 五天之后佩滕来了一支武装分遣队将三兄弟逮捕，三人中有一人残疾。士兵中有一人只有一只眼睛，三兄弟的这家人认出了他。因为在佩滕的拉波尔博腊有一家影院，而他是曾去看电影的士兵之一。这一家与首都以及佩滕的波普顿兵营当局进行了交涉，但一年之后三兄弟仍杳无音讯，也未出庭受审。他们的姓名分别是帕斯卡西奥，费利贝尔托和塞萨尔·哈维尔·加尔萨。

102. 专题报告员希望危地马拉当局读到本报告的内容，因为当局若与目前在伯利兹的证人直接对话可能会有困难。如果真如该户人家所说的那样，即按正当的刑事程序，使三兄弟出庭受审，定罪或是被判无罪，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必要的，那么此案看来就并不涉及政治方面的问题。

(二) 特别法庭

103. 委员会第 1984/53 号决议第 4 段要求政府，便在这种法庭体系下被定罪的所有人，根据正常程序，如果必要的话，根据新的立法得到复审。政府的实际作法已超出了这一要求。它于 1984 年 7 月 18 日通过了第 74-84 号法令。该法令在颁布后的次日就给予所有被法庭定罪并最后判刑的人以特赦，无论其判决是否已根据最宽容法的适用原则得到审理（根据此法某些判决已被普通法庭重新审理并予以减免）。任何被告，只要案件在特别法庭受理后又依据撤销特别法庭的法令而移交普通刑事法庭受理，则其此款案件均应不再予以受理。法令之序言指明，此项立法的设立是接受了对特别法庭程序是违反了法律正当程序的批评意见的结果。

104. 专题报告员到达危地马拉时，这些已被定罪的人均已释放。他认为这一切是近期发生的。

105. 这可以视为一项政治决定。它是针对人们对侵犯人权表示的关心而作出的，即人权应受到应有的承认。它还表明，既便在目前的过渡阶段，政府亦能采取这类措施，还有可能说服政府采取更多的措施。

106. 初步报告第 192 段中的建议(a)提出，属于特别法庭司法范围的所有案件之审理结果均应予以发表。专题报告员已获得一份完备的人名单。名单载有所有被告人的姓名连同其被指控所犯的罪行。总共有 732 人，可分为以下各类（括号中的数字为妇女人数）：

(a) 已移交给指定刑事法庭者	405	(41)
(b) 进一步诉讼程序延缓者	187	(9)
(c) 判刑后释放者	30	(4)
(d) 宣判无罪者	3	

(e) 非拘留刑罚	35	(1)
(f) 拘留性刑罚	57	(8)
(g) 已被处决者	15	
	732	(63)

107。当然，由于第74—84号法令的颁布，目前仍在押或在押等候宣判的所有人本应全部释放。例外的案例则只有于1984年2月18日在巴温监狱被打死的一个名叫拜伦·罗伯托·卢纳·门德斯的罪犯，以及分别于1982年9月和1983年3月处决了的十五名。有关这后一宗案情，专题报告员准备在十二月份向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口头陈述这些情况时，建议政府可参照对其他有关人员的处理办法，考虑向被处决者提供某种优惠补偿，至少是对那些遗有家室的人。

(三) 国家警察当局

108。专题报告员与国家警察当局交谈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以期澄清人们众说纷纭的暴力浪潮。看来一月份新闻界对此类事件的报道较少，尽管时有发生。然而，新闻界消息相当灵通，他们在警察总部有其办事处。警方的做法就是，有意使新闻界随时了解警方的各种活动，刑事记录可供公众查阅。

109。警方所提出的与新闻界保持密切的联系的原因之一就是，需要通过他们向公众证实，警方在多大程度上确实解决许多刑事案件。1984年发生了为数可观的违法事件，结果进行了一次逮捕，但官方却未公布统计数字，其原因是逮捕之后六小时内，被捕嫌疑犯必须移交给司法部门处理，并由他们全部接管案件，核实证据并确定构成犯罪的所有必要因素是否均已具备，继而再根据已有证据决定被告是否应出庭受审。所有这一切必须在二十天内完成。上述全部过程均非公开进行，如果法官决定不审判某人，他并不需要提出任何理由。

110。警察当局对司法系统在刑事案件中的表现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显然这种批评是得到广泛同情的。这里存在两大难题：

- (a) 程序法典对被告人过于偏袒。几年前正是带着这一意图修改该法典的。例如，在证人提供证据前向警方作出的坦白口供对办案的法官

却并非是可接受的证据。如果一对已婚夫妇在街上遭受袭击，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为另一方遭受袭击一事提供证据，因为这样的家庭关系使这种证据无法被人接受。警察当局实际上并非根据程序法典的内容而提出批评的，但专题报告员似乎认为新议会在有关程序的事务方面应得到技术咨询和援助。许多国家施行的刑事程序与危地马拉的大同小异。毫无疑问，人们应该防止。比如说，庭审时接受在威逼利诱情况下作出的所谓供词，不过现在已经制定了一些保障措施，以保护无辜的人，而同时又使有罪的人难逃法网。

- (b) 各法庭的工作方式是这些批评的主要目标。潜在证人由法庭官员约见并由他们打印出一份陈述书。几乎没有律师来协助原告一方的证人向法庭官员陈述其证据，而辩护律师却大有人在并似乎能够提供说明被告无罪的具有相当份量的证据。这些证人中没有一人曾与法官有过接触，也没有机会就双方的证据进行盘查。法官只是阅读一下已准备好的档案。这些档案数量庞大，而每一案件又必须在二十天内处理完毕，又没有足够的法官。结果在这一阶段就约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刑事案件未予受理。

111. 这一问题中的其他一些因素已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约在本十年度之初曾有八十几位法官及法庭官员被谋杀。人们认为，目前在职的许多官员仍对其个人及家庭安全感到担忧。公众在一般情况下也不愿意为起诉一方提供证据。倘若百分之九十八的被告均被释放，上述情形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为以随意进行报复。

112. 专题报告员要求得到一些能够说明这种批评意见的“刑事”记录样本。

- (a) 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人在1977年至1984年底曾因七次暴力犯罪行为、十次贩毒和五次破坏公共程序罪行被捕二十三次之多。但所有指控都在开始阶段未经开庭审理即被撤销。
- (b) 某人因二次犯有抢劫罪以及二次犯有与扰乱公共程序有关的罪行曾分别于1983年和1984年被逮捕。全部指控均被撤销。

(c) 某人的犯罪历史可追溯至 1973 年，包括抢劫和贩卖毒品，又因持枪行凶抢劫分别于 1982 年和 1984 年被逮捕，罪行严重。1974 年以来的所有指控均已在起初阶段被撤销。

专题报告员现在就有一卷这类案例。

113。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普遍情况对警察当局本身所造成的影响。国家元首曾于 1983 年作出了一项政策性决定，即警察部队中的不法行为必须予以调查和清除。这一过程花费了一些时间，但在 1984 年中只有不到四百五十名警方成员因各种原因被开除。事实证明，这些人或以个人身份或结帮都曾犯过谋杀、绑架、偷窃以及各种其它罪行，其中许多人被送交法庭，但没有一例不在起始阶段就被撤销全部指控而获释放。警方猜测这些人目前可能仍在私下地干着类似的勾当。

114。警方尚未了结某些尽人皆知的重大犯罪案件，诸如议长桑托斯·埃尔南德斯以及圣卡洛斯大学两名教授被谋杀等案件。他们声称得不到来自潜在消息灵通人士的合作。

115。人们普遍认为，失业造成的贫困是人们进行偷窃、绑架等犯罪活动的通常原因。

116。专题报告员对本段报告要加二条脚注。其一，普通刑事法庭一贯未将犯罪份子如实定罪这一事实是造成里奥斯·蒙特政府设立特别法庭的原因之一。然而，这样的说法并非是表示对该法庭的支持。其二，军事法庭的审判程序没有民事法庭所存在的那种缺陷。1984 年在第 1 号军事区（首都）有 56 起因军事或民事犯法行为而被定罪的案件，刑罚从无条件撤职到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监禁不等。

117。专题报告员并不因此就认为法庭体系存在的这些明显的缺陷就可以完全解释街头及村镇暴力何以存在的原因，但它也确实是其重要的一个原因。里奥斯·蒙特执政期间（或其执政后期）这类暴力事件的减少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特别法庭的活动及其威慑力量所致。人们从中得到的教益是，大大提高普通刑事法庭的效力可能对目前的暴力行为会有类似的威慑力量。律师团首席律师赞成警方所说大部分情况（专题报告员实际上在会晤警方之前曾与他进行了谈判），但他

甚至进一步指出目前的司法系统缺乏信用，并且罪犯知道他是不大可能被定罪的。现在有必要改善法官的薪俸以吸引具备更高素质的候选人，从而为司法部门建立一种合理的职业结构。某些罪行的最重刑罚亦需要重新审定，至少与贩毒有关的案件应加重刑罚。

(四) 和平委员会

118。这是一项开始于1984年初的个人倡议，但由于圣卡洛斯大学校长和大主教的辞职，使其活动受挫。然而它依然存在，成员包括校长本人及该大学的另外两人，还有内政部长和劳动部长以及各行各业的代表——教会、商界、工会、军界和新闻界，委员会主席由律师团团长利奇·比埃尔曼担任。现阶段委员会的活动主要局限于分析危地马拉动乱的原因，如暴力、失业和贫穷等，到目前为止，它只得出一些普遍性的结论。该机构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它并不是根据政府的颁布的法令而建立的，因而有可能成为议会心目中准备在宪法范围内设立的类似机构的一个样板。新闻界将该倡议概括为组成一个具有特殊权力的委员会以监督人权情况，它应有完全的自主权并有权要求得到公营和私营部门以及新闻界的通力合作，任何阻碍行径均应受到惩处。

119。这种委员会足以将初步报告第192(j)段中所提出的建议付诸实行，本文件将在结束部分对其再次加以阐述。

3. 迁徙与居住自由

120。那种主要在冲突地区推行的两极发展或曰模范村庄的政策是当前危地马拉事务中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这种政策造成了乡村及其人口的军事化，并限制了人口迁徙的自由。

121。幸运的是，8月份报界曾援引一位军方官员对该政策所作的解释（见1984年8月12日“画报”）：“这些建造中的定居点是一种重新安置被战祸殃及的土著居民的努力，也是对军事据点的巩固和加强。那些旨在巩固军队各战斗小组所得战果的行动也同样是为了改善土著地区各方面情况的目的。目前正在建设一些基地以便使那些处于冲突地区的土著社区今后能够发展并加强他们的生产活动。但

在这些发展中心不只是军队在起作用，应有政府各部门的支援。这就是为使政府各部门行动密切一致而进行协调安排的原因。”

122. 专题报告员认为，目前尚无法判断政府政策的这一重要方面的结果如何。大主教讲的有道理，他原则上并不反对把居民集中在现代化的村镇或合作社等地方，但他们必须是自愿的。一定要为改善其生活水准做出努力。其它问题应属于起草宪法的制宪议会处理的事项。政府各部门的协调机关是危地马拉权力分配的关键。它存在于各级，但最重要的是国家和省一级的。国家一级的协调机构是国家复兴委员会。该机构文职人员居多，并有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参加，其中有些已有20多年的历史。该委员会直接对国家元首负责：也许总统就是未来的国家元首。但是在省一级军分区的司令官则是协调人。这些司令官以及国家元首和其它一些高级官员组成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定期在首都举行会议。这只能意味着军队在全国居统治地位。新宪法的一个突出特点很可能就是恢复文官政府统治。联合国当然无权发号施令，但希望议会全面地审议这一问题并且一旦这样决定，军队就将真正地移交权力。国家元首告诉专题报告员，他切望军队放弃这一特殊地位。有关这类定居点的进一步说明，请见下面第189—218段。

平民巡逻队

123. 危地马拉的平民巡逻队因地而各异。政府的政策是坚定的，只要存在保护平民人口不受游击队袭扰的必要，这种制度就要继续下去。巡逻队似乎很出色地充当着这一角色。他们在战斗中遭受了伤亡，但他们仍然对包括边远地区在内的居民起着肉体和心理上的保护作用。妇女们尤其称赞它的作用。

124. 新闻界仍时常提到军队对男人们施加压力迫使其加入平民巡逻队的事例。可举出危地马拉省比利亚努埃瓦7月份发生的一事为例：一位军方发言人大约在三周后曾被援引承认，的确存在某种抵触情绪，军队亦不想对居民造成麻烦，但仍然有些人似乎对保护生命和财产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此外，压力还通常来自男人自己的社区；巡逻队中服役实行义务轮番登记制度，包括夜间活动；这不可避免地会打乱本人的工作程序。另外还有危险因素。这样，那些未承担此种义务的人则

变得不受欢迎，在小村镇中尤其是这样。

125。事情的另一方面则是某些地方实行自愿服役。例如在韦韦特南戈城，平民巡逻队完全由自愿参加的人组成；它实际上是大地震后人们为防止抢劫和其它罪行而组成的治安队的进一步发展。与此情况相类似，上韦拉帕斯省科万的司令官说，该省的服役并非全民性的，一些地方还能够对有关人员进行遴选。专题报告员就一个曾在其它地方引起麻烦的问题——即某人的正常工作占用了他在村镇的时间（这是一个与那些进城上班的人关系很密切的问题）——向他提问。在该省，这种人可以申请必要的免役。

126。在韦韦特南戈城外，通常的做法是所有适龄的人都应参加。他们选出巡逻队的指挥官，然后再由他挑选他的“队员”。军事委员必须是巡逻队的成员，但不能是指挥官，指挥官是一名文职人员，但须有正式任命以便在社区与军队之间进行联系工作。他的主要任务以往一直是为军队征募新兵，必要时还可使用强迫手段，而现在平民巡逻队制度已取代了这一做法。

127。巡逻队的活动主要是在夜间设置各种路障，但并不全是这样。随着敌对行动的减少人数也在减少，但专题报告员穿过了伊西塔布坎和韦韦特南戈城之间的二、三个路障，前后距离约有40公里之遥。

128。现在完全可以根据专题报告员所走访的一些地方积累的事实将早先的报告加以修订。

129。基切的普莱：108人组成巡逻队，值班表只要求每六天执行一次任务并且是在晚间。他们到三公里以外的里奥阿苏尔军分队那里取出武器，第二天早上便又还给他们。

130。西佩滕的沙亚西切：巡逻队有400多人，每个队员每八天值班24小时。专题报告员曾与一位成员交谈，他说这并不影响他这个小农所从事的工作。

131。西佩滕的拉特尼卡：这些人谈到了他们所来自的那些村镇，在那里他们要每周值勤三天，这给他们的农活造成了困难，尤其是妇女，因为她们害怕下地干活会遇上游击队的袭击。年龄在15岁至50岁之间的所有男人都是巡逻队的队员。

132。东佩滕的西达德·梅尔考尔·德·门科斯：根据从伯利兹获得的情况，该

市对16岁至70岁的人实行强迫服役。军队采取了这种措施。

133. 韦韦特南戈的帕基西：专题报告员与卡尔瓦里奥的巡逻队成员进行了交谈。这是一座有400户人家并经营一个合作社的村镇。村里的男人们每八天值勤一天，这的确影响了他们的工作。

134. 圣马科斯的埃拉图姆巴多尔：原来有580名成员，现在实行自愿服役因而只剩下约390名较年轻的成员，他们每周值勤12小时。一位在市政府工作的队员说，他因值勤一天还得到了报酬。多数庄园组织了自己的巡逻队，通常实行夜间每四小时轮班制。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值勤是自愿的并有报酬，但有四座庄园不给巡逻队员报酬。

135. 基切的查尔巴尔：1985年1月时巡逻队有140名成员，他们每六天值勤一次。一位队员说，这妨碍了他务农，但又认为这对治安是很有必要的。

136. 基切的沙尔基尔：巡逻队由年龄在18岁至49岁间的220名男人组成。他们每九天值勤24小时。

137. 下韦拉帕斯的拉比纳尔市：巡逻队有32,000名成员，并根据他们各自居住的村镇人口实行每隔8至15天轮流值勤一次的做法。

138. 克萨尔特南戈的坎特尔：该地区根本没有巡逻队（亦见第52—59段）。这并不奇怪。该国有许多地区，尤其是东南部，其治安状况不需要巡逻队的存在。在首都有限的一部分地区情况也是如此。

139. 因此，全国各地的巡逻队就没有统一的形式。那些冲突十分剧烈的地区就不一定都是实行强迫服役的地区。有些队员认为值勤太艰苦。这是一种在准军事组织中的服役，而其成员们不值勤时仍被认为是平民老百姓。它在一向充满冲突的地区维持和平方面还是相当成功的。它也同样适用于那些游击队从未大规模活动过的地区，尽管这些地区已发生过一些事件，如同在全国其他各处都可能发生的一样。它限制了其成员们的自由，并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设置了道路关卡，他们的通行自由也受到了限制。有利的方面则是使人民得以在和平环境中安居乐业。专题报告员不能接受人们对这种制度所进行的不加分析的谴责，特别是考虑到许多国家对其某一年龄区的人所实行的强迫性兵役。问题在于要看这种巡逻队制度是

否对危地马拉的人权是一种侵犯。 目前该国约有 900,000 名巡逻队员。 国家还制定了有关免除加入该组织的可适用的规则。 18 岁以下或 55 岁以上的男女均免除服役，除非在有他人推荐或本人提出书面申请明确表示自愿参加的情况下。 其它免役情况只能针对：生理缺陷或精神不健全的人；市县村镇的市长或副市长；地方机构间各协调组织主席以及为省军事指挥官决定予以免除服役的其他人；候选期间的公职候选人，但一旦当选免役便适用于其整个任期；牧师。 最后，还有权向省军事指挥官申请免除服役（见第 125 段）。 这种做法适用于全国各地，如遭拒绝，可向国家一级的平民巡逻队主管机关上诉。

140. 平民巡逻队的整个问题始终是草拟宪法过程中进行商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不少请愿书建议将这一制度写进宪法。 其他人则持反对意见，他们对如此多的平民人口被武装一事感到担忧。 此事当待最后议决。

141. 各种事件目前仍时有发生并要求采取纪律措施，这是自然的事。 最近的一件严重案情导致了一支巡逻队的一些成员被指控犯有刑事罪，因而受到普通刑事法庭的审判。 另有一个较为平常的问题是一位巡逻队队员酗酒滋事，这种事情通常是将本人送往当地警察局拘留所关押两天，加以惩罚而了结。

B. 政治权利

1. 集会权和结社自由

(a) 选举

142. 危地马拉于 1984 年 7 月 1 日预期进行了选举，其目的是选举拥有有限权力的制宪议会，负责制订该国宪法，拟订法律，通过 宪法保护令 和 人身保护令 使一些基本人权得到司法保障，并拟订有关总统以及拥有充分权力的立法议会的选举法。危地马拉政府打算尽早举行总统和立法议会选举。危地马拉国家元首宣布，在这一阶段，将于 1985 年 6 月举行总统和立法议会的选举。选举将在危地马拉起到恢复自由民主的文官政府的作用。

143. 我们应就有人针对 1984 年 7 月举行的选举而提出的重大异议进行讨论。正义和平委员会认为，由于不具备举行任何形式的选举的宪法基础，整个选举是无效的。以前的宪法已被取消，另外，该委员会不承认里奥斯·蒙特政权通过的政府根本法。该委员会的这一论点的逻辑导致它采取了极端的立场，即该委员会认为，目前在危地马拉没有重新踏上民主道路的合法途径。国际社会可能会采取务实的态度，它可能在注意到司法缺陷的同时，愿意促进危地马拉完成上面提到的目前正在该国进行的民主进程。

144. 专题报告员在前几份报告中曾提及最高选举法庭。这一法庭由知名的律师组成，其任务是组织选举工作，并就有关选举结果的任何争执进行裁决。他们首先就选民登记进行了大规模活动。所有 18 岁以上的非文盲平民均须进行登记，而文盲则任其自愿。在全国进行广泛宣传后，各地均设立了选民登记站。登记选民的工作于 1984 年 5 月 10 日完成。在总共大约 370 万成年人口中，2,554,002 人进行了登记，其中 1,590,421 人为非文盲，963,582 人为文盲。选民们主要是通过出示危地马拉所有公民均持有的公民身份证件而进行登记的。公民身份证件由市政当局分发，如前一份报告所述，如果身份证件丢失或被窃，则会出现问题，因为在内乱达到高潮时，一些市政大楼被烧，公民身份证件记录已成灰烬。这一问题在有些地方已得到解决，例如在圣马科斯省的 El Tumbador 市，人们使

用了首都备有的公民身份证微缩本进行登记。在其它地方，要重新得到身份证则须有证人为其身份出具令人信服的证明才可。

145. 使用附有持证人照片的公民身份证进行选民登记看来已几乎完全消除了冒名顶替以及其它选举中的欺骗行为：人们只向法庭提出一项这类起诉。在选民进行登记的同时，最高选举法庭审查了意欲提出其选举候选人的各党派或政治委员会，标准是严格的，最后暂定容许 17 个党派以及萨卡帕省、克萨尔特南戈省和首都的各一个政治委员会参加竞选。选举结束后，在被允许进行之后登记以前，这些党派恢复了原先的地位，但仍缺乏一些得到适当承认的法律条件。有人说——这种说法也许是正确的——这些党派尚缺乏广泛的政治影响。社会民主党未参加竞选；但它阐述了其今后参加竞选的法律和政治条件。选民们的选择范围从中间稍左到极右翼候选人。

146. 各政党通过集会、报刊——民族中心联合会在这方面的活动引人注目，该联合会的负责人也是《写真报》的负责人——以及广播和电视进行竞选活动。鉴于制宪议会的权力极其有限，各政党的政策性声明似乎受到限制；例如，民族中心联合会曾提出一项主要涉及宪法问题以及保障一系列人权问题的方案。但他们后来却提出土地所有制这一大问题进行讨论。

147. 在选举前，一些人发表了就选举可能出现的结果而作的一些悲观的预测。瑞典一机构提请人们注意：过去曾有人为使军方候选人当选而进行了大量的违法活动并施加了各种压力，致使许多人未参加选举。该机构对当前的暴力气氛以及下面将谈到的某些事件感到不满意。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合阵线（由一些颠覆组织所组成的团体）也提请人们注意目前存在的暴力活动以及以前选举的历史，他们说，这导致了危地马拉人民对选举漠不关心、缺乏信心并极为反感。他们认为，举行选举只是危地马拉军事政权为缓和外界舆论而作的一种姿态。他们认为，参加竞选的政党多属右翼，只有二、三个政党属于温和的中间派。他们推断，为了维持其统治，军方将操纵宣传。

148. 举行选举前，一些事情受到了人们的正当指责，例如：

- (a) 政治领导人和积极分子被谋杀或失踪是至今最为严重的事件。各种政治倾向的政党均受到伤害；
- (b) 人们就最高选举法庭的正式成员 (Lic. Bucaro Salavarria) 以及两位候补成员辞职一事提出了许多疑问。该法庭的成员们告诉专题报告员说，如他当时（五月）所说的那样，Lic. Bucaro 是因为健康原因辞职的，法庭的工作加上本人的事务所的工作把他累垮了。Lic. John Schwank 接替了他的职务，他原是最高选举法庭的候补成员；
- (c) 民族联合阵线指责政府士兵在圣罗莎威胁并打伤了该阵线的一名候选人，还脚踢了她的同伴；
- (d) 有人袭击了某政党的一家印刷厂并毁坏了其中的宣传刊物；
- (e) 专题报告员在墨西哥城遇到的一位非政府组织成员说，各政党和政府均未向选民们提供充分的情况介绍，使之明白选举的目的。这一评论看来是公正的，最高选举法庭曾告诉专题报告员，在举行下次选举前，需要对选民进行更多的教育；
- (f) 政府颁布的第 40—84 号法令引起了人们更多的疑问，根据该法令，取消了应向各投票站提供警察和现役军人（他们不能参加投票）的名单这一规定。政府所列举的原因是，这样做可以保护他们以后不受颠覆分子的袭击。事实上，政府发出了不许他们投票的严格命令，专题报告员并未发现有人违反这一命令的任何迹象。

149. 驻纽约的西半球事务理事会曾在报刊上刊载文章，文章说，危地马拉政界人士认为政府企图操纵选举，以便使民族解放运动党／真正民族主义中心党结成的右翼联盟获得半数以上的席位，并使民族中心联合会和危地马拉基督教民主党（均为中间党派）名列第二、三位。

150. 危地马拉邀请了许多国家的观察员。美洲国家组织派遣了两名官方观察

员，但他们至今尚未提出其报告。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巴拿马均派遣了观察员，美利坚合众国派遣了由 24 人组成的观察团，加拿大也派遣了 3 名观察员。于 7 月 1 日星期日进行了投票选举，当天，各国观察员们看来已深入到危地马拉各地。许多观察员乘车赶赴各地，政府还为深入交通较不便地区的观察员们提供了飞机和直升飞机，但许多观察员均未使用这些飞机和直升飞机。一些观察员乘坐自己的飞机，在危地马拉进行了广泛的旅行。

151. 为安排进行投票站的工作，最高选举法庭发布了备有图素说明的详细指示。投票纸由国外制造，附有水印。每一选民有两张颜色不同的选票，一张列有全国性的政党名单，另一张则列有本省政党的名单。每一政党及其政党名称均由一彩色标记代替。选民只需在印有其拥护的政党的方格内打叉、划圈或作上其它记号即可。选民们投票选举了 23 名全国代表和 65 名地方代表。选票汇总后，根据按比例获得代表权的原则确定了各党派的席位。

152. 共有 1,998,434 人参加了投票；共有 307,231 张选票被废弃，并有 133,102 张空白选票（分别占选票总数的 15.5% 和 7.5%）。危地马拉基督教民主党在全国共得 261,012 张选票，在地区选举中共得 325,614 张选票，现在在制宪议会中居领导地位。现将在历届制宪议会选举中参加投票的选民占已进行登记的选民比例（这样的比较是值得的）列举如下：

	登记选民数	投票百分比
1945	310,000	95.5
1951	583,300	69.8
1958	736,400	66.8
1966	944,120	56.3
1970	1,190,449	53.8
1974	1,568,724	42.0
1978	1,785,764	36.5
1982	2,356,751 ^a	45.8 ^a
1984	2,554,002	78.2

a 非官方数字。

席位分配情况如下：

民族解放运动党／真正	2 3
民族主义中心党	
民族中心联合会	2 1
危地马拉基督教民主党	2 0
革命党	1 0
国家复兴党	5
民主制度党	5
反共统一党	1
全国团结阵线	1
社会行动乡村组织	1
(克萨尔特南戈省的 一个地方性委员会)	
国家复兴党／基督教民主党	1
	<u>8 8</u>

153。11个其它党派或委员会未得到任何席位。

154。关于观察员的报告，尚无任何官方文件，甚至美洲国家组织也未散发任何官方文件。美国大使馆编纂了一份文件，文件载有包括美利坚合众国观察团在内的观察员们在报界发表的各种言论。因此，同在初步报告中所作的一样，专题报告员不得不依靠这些言论来确定观察员们对选举的反应。观察员们说，政府提供了一切便利，使他们在全国各地自由来往。他们说，选民们自由地参加投票，投票选举进行得平静而有秩序。哥斯达黎加的观察员说，危地马拉人民情绪饱满地进行了投票，军队和各政党均未对人民施加任何压力。美洲国家组织的观察员们感到非常满意，并祝贺最高选举法庭顺利地组织了这次投票选举工作。他们还向危地马拉人民表示祝贺，庆贺他们在民主方面为其它国家树立了榜样。美利坚合

众国代表团说，美国观察员走遍了该国大部分地区。受到了良好接待，他们也要对最高选举法庭表示祝贺。危地马拉选民们耐心地参加了创立民主政府的进程（在一些投票站选民们排着长队进行投票选举）。

155. 选举期间，军队十分活跃，可并未干扰投票站的工作。他们忙于从事防止游击队破坏选举的活动。

156. 但也有些人的看法与此不同。设在马拉瓜的危地马拉流亡教会对被占领国能否自由地举行选举表示疑问。他们说，唯一“可取”的政治活动只能在反暴动计划限度内进行。公正和平委员会抨击了选举的法律基础，并抨击了由于政府进行镇压和实行恐怖政策所带来的反常现象和剥夺人们权利的做法。

157. 废弃和空白选票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最高选举法庭将其归因于一些选民的文盲状况以及对可供选择的候选人不满。左翼政党未参加竞选问题十分突出，一些人废弃选票或投空白票也许具有抗议的因素。但在选举中只出现三个有争论的结果。在上韦拉帕斯省选举中，人们为确定地区名单上第三席位重新计算了选票，并改变了原来的结果：获胜党只以一票之差获得了新的多数。在苏奇特佩里斯，要求重新统计选票的请求未获批准，原因是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出这一请求。在基切，有一位候选人是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的兄弟，另一党派指责当地的消防队员影响了投票选举；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他们也没有取得多大成功，因为该党落选了。

158. 制宪议会于8月1日召开，危地马拉基督教民主党的最高领导人当选为主席。他是民族中心联合会负责人的兄弟，名叫罗伯托·卡皮奥·尼科尔。专题报告员和他会面时，制宪议会尚未开始实际工作。但他确信，危地马拉人民希望实行法治，召开民主制宪议会，以维护人权。专题报告员也和全国团结阵线、民族解放运动党／真正民族主义中心党以及民族中心联合会的代表们进行了交谈。全国团结阵线的代表指出，如果实行一套按比例分配席位的制度，他们可能会得到二个席位，而不是一个席位。不过，他们并没有对选举表示不满。他们都阐述了各自将来的政纲；但危地马拉国家元首明确指出，制宪议会不得僭越其特定职权，不得进行政治改革。各政党均接受了这一点。

159. 自完成初步报告以来，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最高选举法庭继续进行工作，人们预计，该法庭将负责下次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组织工作。目前，它正继续开展登记选民的工作，为投票选举作准备。前次选民登记名册仍然有效，加上新近登记的选民，已登记的选民总数已达2,750,000人。具体情况已记载在卡片上并已存入一部具有辨别欺骗行为的复杂程序计算机内。该法庭应从事的另一活动是将政党充分登记注册，但目前还尚未开展这一工作。因为制宪议会至今尚未颁布新的选举法。新的选举法产生后，该法庭将以其惯常的精力和彻底精神开展其工作。不过，也有人认为，依现行法律即可进行政党登记工作。这一问题在专题报告员于1月访问危地马拉最后一天夜晚才提出的，尚未得到解决。不论法律立场如何，尽快核准参加竞选的政党，使其为竞选活动做好准备是现实而且必要的。

(b) 政 党

160. 在专题报告员1985年1月访问危地马拉期间，他与基督教民主党就当前的局势和未来的前景进行了讨论；他还与全国团结阵线（该阵线在制宪议会的唯一代表转而效忠民族解放运动党，在其被杀后，该阵线已推选出其继任者。）进行了讨论：如一省选区代表席位出现空缺，同一政党中得票第二的成员即可接任代表职务；他也与诸如民族解放运动党、民主制度党、MEC党和NIP党进行了讨论。另外，在访问制宪议会时，他与各政党的代表进行了接触，并与一位民族中心联合会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专题报告员与参加制宪议会的几乎所有政治团体进行了接触。

161. 虽然各政党均乐于谈论将在宣布举行下次选举之日开展的政治运动，但他们目前均不愿发表其政治纲领，这是可以理解的。它们正在加强其党的机器，并正拟订将向选民提出的政策。但是，起码有三件事是人们普遍关心的，它们是：

- (a) 有必要在全体选民中开展全面和深入的政治宣传运动，使之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了解情况，并在投票选举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各政党目前正在开展政治教育活动，预计今后将继续开展这一活动。

- (b) 控制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目前就机构间协调工作所作出的安排。要适当计划地使用国家资金和进行发展项目，就必须开展机构间的协调工作。人们对实行控制、特别是对省一级的控制极为关注。危地马拉国家元首明确表示，各政党也一致同意，不管军事长官控制得多好，应由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文职官员实行控制。因此，将第 256 段建议(b)付诸实践，使其成为宪法条文的一部分似乎是可能的；而发展的主要动力仍会保持下去。
- (c) 各政党均普遍承认司法独立应得到宪法保障。有关的根本条款可能被写入宪法；

而诸如训练和职业结构等具体细节则将由新的国会处理。但是，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在此方面必须有重大的改进，律师团团长亦表示完全同意。

162. 除这些具体问题外，各政党还就一系列其它问题举行了认真的会谈。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人们时而结盟，时而解体，时而达成协议，时而又取消协议。各政党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进行了大量的讨价还价、它们竭力追求地位、名声并尽量争取取得政治妥协。专题报告员认为，这是议会的正常进程；较小的政党亦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进行投票或决定弃权。这些做法可能会使最后立法有所延误，但这种气氛和进程却基本上是民主的。

163. 目前的议会进程受到延误的主要原因，广大公众对制订宪法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作出了贡献。制宪议会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场所，它于早上召开会议，下午从 3 点一直开到辩论结束。公众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会议旁听席常常坐无虚席。另外，当代表们讨论可能载入宪法的事项时，他们进行了积极的游说活动。各草案起草委员会的代表对此作出了反应，试图在宪法条款中反映许多不同的观点。起草有关人权条款的代表邀请专题报告员就他们已拟订的条款案文提出建议。专题报告员明确表示，他不能在这些问题上影响制宪议会；但他保证向委员会提供一本国际公约集；代表们急切地想在宪法中包罗一切问题，鉴于这一点，他建议代表们不要过分地讨论细节问题，以免以后的立法因不符合宪法和越权而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制宪议会设立了一个由 30 名成员组成的核心起草委员会。代表们认识

到，应在人权领域以及所有其它方面创立健全的体系，使新国会能进行合法的立法活动，以满足不断发生和变化的本国事务的具体需要。但在此必须申明，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164. 一些工会会员告诉专题报告员，他们对可能严重影响其就业安全的宪法条款草案感到关切。最初草案似乎仍载有过多的细节：如将指导原则加以修正，以后在新国会中即可就如何详细执行有关卫生和社会安全的条款进行讨论。在进行讨论时，可适当考虑其就业影响以及所提供的卫生福利问题。

165. 现政府和各政党似乎均一致同意的另一点是，候选人应代表最广泛的政治见解。报刊登载了有关已被提名的中左翼政党的文章。危地马拉国家元首访问了哥斯达黎加，并邀请所有自愿流放的危地马拉人返回祖国，他答应保障其活动自由。社会民主党和一些其它政党作出了反应，目前，社会民主党的一位领导成员已回到危地马拉。但不幸的是，专题报告员未能安排与其会面。

166. 有一重要问题可能会得到解决。危地马拉核心起草委员会已提请人们注意可能会使在下次选举中参加竞选的政党的范围受到限制的两项现存法律。一是目前《政府根本法》的一个条款，鉴于该根本法将完全由新宪法取而代之，因此不必对此进行讨论。但《刑典》第396条则不同，它规定应严惩“怂恿人们组织或进行结社活动，使其秉承或受控于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任何其它极权制度的国际团体的那些人”。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如果新宪法果真作出具体规定，容许各种政党进行活动，《刑典》中的该条款将因违反宪法而不能得到实施。毫无疑问，将会取消这一条款。

167. 各主要政党的领导人轮流担任了制宪议会的主席。

168. 目前一个尚无明确答案的问题是何时举行下届总统和国会选举。危地马拉国家元首公开声明，他仍希望于1985年7月举行选举，大概于8月移交权力。最高选举法庭说，它需要四个月的准备时间，这就是说，在3月份前，必须制定出宪法和选举法（目前还未开展拟订选举法的工作）。因此，这一计划似乎很可能不能得到按期执行。总统选举可能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可能共有三位候选人，两名得票最多者将进入第二轮竞选。1986年初以前不会成立文官政府。无任何

迹象表明，现政府会希望任何这样的拖延；另外，拖延时间可能影响该国人民的士气，并使国际舆论感到失望，但有可能出现这一情况。

(c) 结社自由

169. 这一项人权由于取消了第9—63号法令（见第183段）而得到了加强。但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工会的地位。这里所写的是暂时性的情况叙述，因为专题报告员在拜访了劳工部长后，与一些工会会员进行了谈话，因此，劳工部长尚无机会对此作出评论。

170. 劳工部长很乐观。他说，他希望改善劳资双方的关系；双方应共处，集体谈判对各方均有利。鉴于经济情况不佳，确定最小就业年龄尚有困难。前几年，该国的失业率为12%，现在为16%，但这只是波及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部分不景气所造成的结果。新成立的工会可以根据劳工法进行登记：他本人几天后将出席三家新工会组织的成立典礼。

171. 关于大庄园的季节移民工人问题，已制订了规则，由检查人员监督执行。去年共发现了十起违反规则的案件，但通常进行说服工作，而不进行起诉；雇主似乎不懂法律。劳工部长认为，应制订新的立法，保护季节工人，其办法是为这些移民工人全家提供适当膳宿、卫生和教育设施。（后来才提请专题报告员注意教育的连续性问题与年幼儿童通常使用和在最初接受教育时使用的各种土著语言的问题。）劳工部长似乎不愿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季节工人在其本村足以谋生，因而不愿在收获季节去大庄园干活，致使该国经济面临困难的问题。

172. 他支持乡村地区的发展方案，认为它不只是要阻止人们流入城市以避免加剧失业问题。以国内和出口市场需要为其目的的手工业和旅游业将有助于改善就业情况：政府希望促进这两个行业的发展。

173. 劳工部长和工会会员之间只有一点共同之处：他们均同意，工会不应介入政治事务，而只应集中精力改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

174. 工会会员描述了一幅该国工会活动日趋减少的图画。由于许多工会领导人的失踪，工会运动已一蹶不振，甚至陷入瘫痪状态。这一情况已持续五年之久，现在仍存在这一问题。现存工会领导人经常受到失踪或死亡的威胁，因为他们明

白，整个工会运动被认为具有颠覆性质。专题报告员对其总的印象是，他们常年生活在恐惧和忧虑之中。

175. 工会会员希望成立具有较为广泛基础的工会联合会，但这类组织现在只是名存实亡。工会活动受到限制，只能在个别工厂或企业开展活动，而农业部门的工会组织均已解体。危地马拉政府为新工会登记设置了程序或官僚主义性质的困难；雇主也往往施加压力，使工人得不到组织工会所必需的投票总数。

176. 结果，工会活动只限于自保或参加为达成工资协议而进行的谈判——这种谈判并不是依靠本身的实力地位来进行的——只不过是为尽量保住其工作罢了。早些时候，于1984年发生了一次危机。当时，危地马拉一家销售瓶装可口可乐的名义独立的公司破了产，可能要倒闭，该公司说，它拥有足以支付法定裁员的费用，但工会关心的是保住自己的工作。他们获得了国际援助，其中包括购买食品的资金，此后，工人立即举行了静坐罢工。当时，存在着电力供应被切断和债权人重新占有机器的危险。五月，可口可乐母公司开始积极寻求由一将重新雇用这些工人的新企业家接管该工厂，使得上述局势得到缓和。专题报告员不了解其最后结果如何，他只知道，八月份危地马拉到处可见瓶装可口可乐。1985年1月，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美国的可口可乐母公司仍在继续物色一位当地的企业家，以接管工厂并重新开工。

177. 专题报告员获悉，在首都，雷塔卢莱乌、苏奇特佩克斯以及南部其它地区均有工会组织，但其总数比30年前要少。报刊表明，确实有新的工会组织进行了登记，例如，在专题报告员访问该国期间，危地马拉酒具业的一家工会进行了登记。

178. 在危地马拉国内和在墨西哥流亡的工会会员在与专题报告员交谈时均强调，他们希望国际社会了解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他们感到沮丧和烦恼。他们希望邀请国际劳工组织派一代表团访问危地马拉。必须在此再次强调指出，专题报告员没有机会向危地马拉劳工部长提及这些批评他本人及其工作人员的看法，但已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工会领域中并不是万事如意。政府可能进一步希望考虑在协商确定的非政治活动界限的范围内取得进展的途径，以便与整个工会运动建立较和谐的关系。

179. 这个问题暂时就谈到这里。去年危地马拉未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活动。劳工部长说，这是因为人们愿意在假日参加闲暇活动，包括到雇主们捐助修建的公园中游玩。但工会会员们说，未举行游行的原因是工会领导人怕公开暴露其身份。要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

180. 专题报告员在一月份访问该国期间会见了更多的工会会员一家全国性的工会说，与三、四年前相比，它所受到的限制和威胁要小得多；但在谈判中它仍不能对雇主施加很大的影响。但三家其它工会则表明，情况仍和以上描述的一样没有变化：他们感到受到了威胁和恐吓，他们仍无力为提高工资或改善就业条件进行谈判。有些人甚至不能公开进行活动。这些工会均强烈指责当局目前对工会运动所持的态度。

181. 与第170段提及的失业率数字相比，一个主要政党的估计是这样：一月份内地失业率达46%，城市达32%。

2. 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

(a) 言论自由

182. 目前似乎很难对此问题提出批评，这是一项不容易列举例证的人权。但以下三点可能对了解这一问题有所帮助。

183. 危地马拉第9—63号法令就禁止任何形式的共产党活动作了严厉的规定。但法律并未规定共产主义的确切定义裁决谁适用该法令的权力似乎掌握在行政领导（国防部长）而不是司法当局手中。在废除这一法令时，危地马拉国家首脑公开宣布，如新宪法作出同样的规定，将不会禁止持有不论多么极端的左翼观点的个人或政党参加下次选举。

184. 虽然发生了如本报告第148段所述的若干令人遗憾的事件，但为7月大选进行的竞选活动似乎没有受到多大阻碍。政治家们在全国自由旅行，各种新闻工具载有各政党的政治言论。专题报告员阅读了大量载于报纸上的此类新闻，并获悉广播和电视也在竞选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鉴于制宪议会的作用是有限的——本报告已对此有所阐述——各政党的言论自然也受到了限制。

185. 专题报告员询问记者本人是否存在新闻检查，回答是否定的，但各家报纸

在批评政府时无疑均在一定程度上持谨慎态度,(这也是专题报告员自己的推測而已)。各家报刊在批评专题报告员时就无此种情况。各家报纸十分公正地报道了专题报告员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包括其对该国人权情况持有批评意见的问题。

(b) 宗教自由

186. 自提出上份报告以来,未发生重大新情况。各新教教会没有提出任何指控,它们均可在无正式任命的神父主持的情况下,举行宗教仪式和进行传教活动。但是, Hare Krishna 组织仍未能获准进行登记;政府内阁并未提出任何拒绝的理由,因此这一组织的申请似乎将继续受到审查。

187. 关于该国罗马天主教会问题,教会与政府的关系正在改善,大主教与该国元首确实进行了合作,以解决存在的问题。但基切教区的情况颇为不妙,整个内巴伊市曾一度只有一位神父,目前全省只有五位神父。该地区的教会领导人似乎深受解放意识的影响,与游击队进行了积极或消极的合作,当地的土著居民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们希望在其村庄实现和平,不希望此类事情重演。

188. 大主教对专题报告员说,虽然军队仍占着一些修道院,但在逐渐归还教会的财产。关于该国总的前途,他把大部分希望寄托在容许土著居民充分参加的自由选举上。需要向土著居民进行教育,以便使其在社会上获得适当的地位。他还对失踪现象表示遗憾,尽管他认为失踪人数已有所减少;如果有人被指控为共产党分子(或可能是其它某种罪状),应对其进行法庭审判。另一关键问题是土改问题。

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A. 生活水平

189。民族复兴委员会和军队都已公布了有关业已竣工或计划中的工程的材料。在1984年上半年，民族复兴委员会继续执行其改善国家基础实施的计划，建立了洪水、灌溉和下水道系统，包括49个提供安全饮用水的洪水系统；新建了137所学校；修筑了220公里的公路和21座桥梁，新造了1,094幢房屋，并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农村改善工作，如森林再植和养鱼等。粮食的分配也在继续进行之中。提请专题报告员注意的令人关注的唯一事项涉及首都边缘地带的某些地区。他收到一份请愿书，为向埃尔米拉格罗居留地提供干净饮水的努力寻求支持；在另外两个地区，报界报道说那里的条件很差，许多家庭因占用私人土地建造棚屋而受到逐出的威胁。这些棚屋是那些离开农村外出寻找工作的人修建的，确实，在许多国家都发生了这种事情。因此，为农村地区带来就业机会的项目受到了应有的优先重视。在上普拉诺这些项目主要是和发展中心联在一起；目前正在采用各种方法，如种植新的作物，饲养家畜，利用当地产物开办小型工厂等。政府在一月至六月间分发了土地所有权凭证，例如，在阿库尔分发了373张凭证；在基切的特萨尔巴尔分发了239张凭证；在上韦拉帕斯的奇塞克分发了251张凭证。

190。专题报告员深信，从人权的角度来看，这一整个活动领域仍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去年的报告广泛详尽地谈及了这一点，但在向专题报告员说明的多项计划中，只有两项当作实例列入了本报告。

191。在佩滕的拉特尼卡和亚纳伊地区，四个项目正处在发展的初步阶段之中。问题纯粹是面积和交通的问题（该省占危地马拉领土的百分之三十三）。该省西部的拉利伯塔德市，面积超过韦韦特南戈省，但实际上只有两条公路。93,000人口居住得很分散，其中许多人仍然处于流离失所状态，在丛林中流浪。他们来自危地马拉的其他地区，大部分人不是土著居民。

192。最为先进的发展中心是亚纳伊，靠近与墨西哥交界的乌苏马辛塔河。场地已经收拾，它将成为一个合作社。每个农民将得到64公顷的土地，土地肥沃，

至少从作物的长势来看是如此。在更往东去的拉斯克鲁塞斯镇，镇周围的田地里作物长势喜人。（该镇一度实际上已无人烟，但现已重新为人定居。）然而，该地区目前仍是革命武装力量的游击队活跃的地区。

193。目前，拉特尼卡是一个小规模的军事中心，座落在乌苏马辛塔河畔，离墨西哥河岸的亚斯奇兰的玛雅人遗迹不远。以前，附近曾有一座合作村落，但在交战中荒芜。军事中心已涌入一批平民。当专题报告员访问该中心时，只有男人已经来到中心，它们当中有些人已回家去接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有一部分人来自一个相当近似于叫做比利亚埃尔莫萨的地方（但不是墨西哥城的那个比利亚埃尔莫萨），实际上那里没有出现过动乱。他们听说，亚纳伊有各种设施，如学校、医疗中心和土地等。他们将种植一般仅能维持生存的粮食品种，但也愿意生产其它一些农产品，如番茄、瓜类和其它新品种的水果或蔬菜，并希望在生产这些产品时能得到补助和送货上市时所需的交通工具。

194。其他一部分人来自一个动乱较大的村庄，游击队夺走了他们的农作物，抓走了村民，并袭击在田里耕作的农民。他们对新项目寄予同样的期望。

195。亚纳伊计划已经公布，将安置 100 户人家。拉利伯塔德的公路将延伸到新村落；电话线和输电线路将会安装；还将建立一个小型机场。目前正在进行各项研究，以估价是否可能饲养家畜、养蜂、养鱼和种植各种作物，包括造林和水渠，以便满足未来居民的希望。二十七个政府机构参与了这一项目，以期在 1985 年 1 月前完成该项目；八月份已经清理了场地并作了标记。

196。在该国另一端的伊萨瓦尔省，前次报告提及的利文斯通市和埃尔埃斯托市的主要项目已于五月份动工，工期为五年。七月份发表了两大卷文件，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这一精心拟订的计划，显示了为这一宏伟规划而作的详尽研究。22,500 人将受益于该规划；到工程第五年，预期将有 4,700 名儿童能到学校上学。

197。农业部长向专题报告员介绍了一种简易的贮存苹果、梨和梅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将水果贮存起来，等到市场旺季时以供销售。这种廉价的贮存方法已广为采用。

198。然而，不妨在此更详细地谈谈发展中心规划的个别事例，这些发展中心已经破土动工。规划包括重建西北部几个省份内的居住区，并另择地点建立新的居

住区。专题报告员以前在报告中曾谈及基切内巴赫附近的阿库尔工程和上韦拉帕斯的奇塞克工程。前者已在1983年底前后竣工，专题报告员从空中看到工程已经完成，临时营地已经拆除，公路不仅修到了内巴赫，而且还延伸到伊西尔三角地带更偏远的地区，直至特萨瓦尔和胡伊尔（刚刚竣工，规模较小）。在整个三个地区都驻扎着军队，但是在空中看不到任何有利铁丝网的环形防线和任何其它物体。

199. 在此次访问期间，专题报告员访问了四个这样的居住区，并与另一个今后可能参与这一规划的社区的成员进行了交谈。

200. 基切的普莱居住区特别令人注目，因为专题报告员1983年曾访问过该区。它座落在伊西尔三角区内巴赫至科查尔和恰胡尔的公路的交叉处。一年前，专题报告员来到这一无人居住的荒凉村庄，拍下了村内被烧的照片，并同在内巴赫避难的某些村民进行了交谈。正如当时的报导所述，这些村民说，当普莱恢复安宁时他们愿意返回他们的故土。当时，专题报告员还同一群伊西尔的寡妇及其子女们谈了话，他们也在内巴赫，专题报告员同他们谈到了他们今后的生活，倾听了他们对未来的忧虑。

201. 去年八月，专题报告员再次见到了他们。普莱已在原址上得到了彻底重建，居民们返回了他们的家乡，并收留了25名寡妇及其子女（他们原先并不是普莱人）以及来自内巴赫的两家人。现在，那里有一个医疗中心，一所学校即将竣工，中央政府已大大改善了这儿的公路（不是作为以劳取食方案的一部分）。村庄里原有的约15户人家仍然下落不明，可能还在山里流浪，但他们的田地都保留不动。村民们已重新在其自己的田地里耕耘，他们打算不久就开始饲养家畜；而那25名寡妇也在村民的帮助下种植玉米和收集柴火，村民们租给她们一些田地，在地里第一次种上了土豆。村里有自来水（老式供水系统，因输水管道供不应求），现在还用上了电。一支平民巡逻队保护着村庄，与游击队唯一的一次袭击进行了交火。最近的驻军距村庄约三公里远。

202. 以前，这个社区的居民经常到南方的大庄园去做季节工。这就带来了种种问题，因为庄园的住宿地常常是一个大谷仓，没有隔板，无法隐私。如果孩子随着父母一起来，他们就没有机会上学，而且即使村里办有学校，那也将是很困难

的，因为他们不说西班牙语，只讲伊西尔语。现在，如果一家人留下不走，男人对他们的安全感到担忧。因此，他们说，如果饲养家畜和种土豆能养家糊口的话，如果他们能够找到其他收入，比如找到修筑公路的工作，他们将考虑不再去庄园干活了。

203. 如果上普拉诺地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居民们挣得足够数量的钱，无需再去沿海庄园做季节工，那将是件可笑的事情。这将给农业出口工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在埃斯昆特拉和圣马科斯进行的其他讨论就表明了这一点。专题报告员尚不知道是否已为这一情况拟订了任何应急计划。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土著居民实现自给自足自然是可取的，这种自给自足将对国家经济产生什么影响，这不属于专题报告员的任务范围。然而，对那种为保护大庄园及其作物起见，而对传统季节工人不再去南方帮工采取任何反对的政治态度，则须从人权的角度予以认真的考虑。

204. 拉斯克鲁塞斯市的帕莱斯提纳也是一个重建的居住区，座落在佩滕省西部一个极为动乱的地区。从空中观察，这个居住区似乎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心，建有标准的新住宅和各种设施。在此提到这一居住区，只是因为专题报告员得知，军队在此驻扎了一年后离去，治安现由平民巡逻队负责。

205. 在专题报告员访问的其它居住区里仍然驻扎着军队。是否驻扎着军队，在一定程度上与前面谈及的迁徙自由问题有关（见第 120—122 段落）。

206. 上韦拉帕斯的阿卡玛尔是一个八月份新建的居住区，在科万省省府附近。这块土地原先是一块私人地产，被政府买了下来。原来该地有 38 名居民，八月份增至 1,178 名，新的居民来自附近的各个村庄。这些村庄大部分已经荒无人烟，尽管少数几个仍然居住着一些人。

207. 1984 年 6 月，国际禁止酷刑协会意大利分会向危地马拉政府发出了呼吁，声援受军队控制的“集中营”和阿卡玛尔“模范村”里的居民；在这些“集中营”和“模范村”里，人们死于饥饿；集中在那里的大部分农村居民染上了肺结核，重病缠身，而营养又严重不良。事实上，居民们很可能一开始就处于严重的健康欠佳状态之中，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一直在颠沛流离，为生存而挣扎。然而，上述呼吁中的描述与八月份的情况完全不符；到 1985 年 1 月时，实际情况更不足

如此。

208。去年八月份的实际情况是，一个全新的社区正在建设之中。同其它同类居住区一样，居民们八月份正住在临时房屋中，并在建筑队的协助下忙于建造自己的新住房和基本设施。由于来自邻近村庄的居民大多是流离失所的人或国内难民，所以这一项目的目的是使他们在新中心定住下来，但同时又能在原来村庄里自己的土地上耕种。此外，还分给了社区的公有土地。居住区由一支平民巡逻队保护，但前往耕种自己土地的村民就没有平民巡逻队的护送。

209。居住区内有一所学校，少年儿童在那里接受凯凯奇语教育，然后是西班牙语教育。校内有凯凯奇语读物。此外，居住区内还有一个保健中心，专题报告员在那里看到儿童们正在接种牛痘。

210。有一个因素可能特别涉及对“洗脑”的指控，即居民中许多人曾积极或消极地参加过游击队活动。居住区内贴有一张布告，上列某些居民的名字，并附上他们在游击队时的化名和军衔；布告还列出了游击队为当地各村庄使用的假名。（推测起来，如果人名和地名都只以假名为众人所知，那么当游击队员被捕时，他们就不会相互出卖。）原先的游击队，包括他们的领导人，现在在新居住区再次成为知名人物。专题报告员至少同一名成员谈了话。这些游击队成员都因大赦而获释。

211。1985年1月，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阿卡玛尔村自身就有了500户人家，其中大部分人家住进了装有自来水和电灯的新居。一所学校即将竣工，大部分临时建筑物已经拆除。学校继续使用西班牙语和凯凯奇语教学。然而，专题报告员八月份在阿卡玛尔遇见的一些居民现已搬回他们原来的村庄，那个村庄叫做萨拉科奇。原来的社区现又住满了人，村民们重新获得了原先的土地。目前正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让每一个家庭耕种它自己的那块土地，还是将整个土地作为一个合作社来耕种。已经计划栽种土豆、胡萝卜、蕃茄等，供村民们自己消费，同时又可出售，村里已经开始喂养一小群猪仔，养猪的经费来自于当地的一项手工活。这种手工活用一种称做玛伊特的仙人掌科植物作原料，这种植物含有波罗麻纤维，经加工后可编织成绳索，销路很好。村里还生产其它有用的副产品。村庄大约在二、三个月前开始建设，现已竣工150幢房屋，平均每天二、三幢。

(原先的房屋在几年前全被完全摧毁。)村里现有一所临时学校，其它的设施，如自来水和电灯等，不久就将安装。通往村庄的公路正在修复之中，但仍有几处路面极为难行。

212. 对其他三、四个原先的村庄来说，设想是采取同一做法。这些村庄的村民目前都居住在阿卡玛尔。阿卡玛尔最终很可能就只是一个国内其他难民的接待中心。

213. 韦韦特南戈省的查卡奇原先是一座国有农庄，座落在韦韦特南戈西北角偏南的墨西哥边境上。这里的工程包括：为约 1,050 名居民建筑住房；额外分给 2,500 公顷公地和实施一项灌溉规划。公路基本修筑完毕，把村庄与嫩通联系起来。八月份已有 104 幢房屋竣工，建造新屋的材料已大批运到。自来水和电灯已经安装。目前，村民们正在建造住房，并得到了食物。

214. 一个独特的现象是，除了一支武装部队外，所有的人约在二年后都从墨西哥回来了。其中有一部分人是正式的难民，但大部分与专题报告员交谈过的人都一直居住在墨西哥的村庄里，并一直在从事某种形式的工作，因此丧失了获得难民地位的资格。他们本是从韦韦特南戈和伊西坎(基切北部)来的人，因暴乱才逃难的，但现在很难说谁应对此负责。有些人听说危地马拉的局势有所好转；另一些人说听不到任何消息，特别是在难民营里。他们因这种或那种原因感到不满，想返回老家去。返回的路线是通过墨西哥的库奥特莫克与危地马拉的拉梅西拉之间的公路主要边境交叉点。返回的难民从那里被送到韦韦特南戈城。

215. 报告一下政府当局在这方面采取的态度是极为重要的。官方的政策包括向返回的难民提供一种选择。他们可以返回他们原来居住的村庄，但只有在满足了某些条件之后。这些条件是：如果他们的村庄不处于目前的冲突地区内，他们可以立即返回；如果他们的村庄处于冲突地区内，那么眼下只有在他们有了足够的人数组成一支有效的平民巡逻队后，他们才可以返回。在此期间，他们可以呆在查卡奇，直至他们凑足了这样一个足够的人数。是否所有返回的难民都明白了这一选择的细节或其理由并不是完全清楚。有些人很明显是充分了解的，但另一些则不太清楚。他们曾在伊西坎种植过咖啡和刺菜，因此很想回家去。这些作物带有可以存活几年的灌木。然而，当专题报告员到达时，对选择的细节又作了清

楚的说明。在查卡奇选择一幢住房并不是一个永久性决定，即使作了这一决定的人今后仍可以选择返回他们原先居住的村庄。

216. 就在专题报告员到达查卡奇之前，一位修筑公路的部队工程师不慎受伤。因为需要用直升飞机送他去医院，所以专题报告员的访问缩短了。专题报告员没有机会询问1984年4月30日在墨西哥的埃尔丘帕德罗难民营发生的事件。此后收到的材料使专题报告员感到很遗憾当时没有登上观察塔，也没有向守备部队了解这一事件。事实上他不知道埃尔丘帕德罗距离那么近（见第239和240段）。

217. 上韦拉帕斯的芬卡拉斯孔恰斯是一个临时营地；营地占用的土地是政府从一个私有者那里租来的，营地居民都来自基切北部的一群村庄。但它不同程度地参加了游击队活动，但最后都被游击队抛弃。他们决定返回原来的村庄。一经获释，这些居民就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同部队建立了联系。现在约有608人在芬卡拉斯孔恰斯定住下来，已在那里办了一所学校。他们还希望建立一个保健中心。

218. 这里不是一个发展中心，只是一个临时营地。然而，它的居民对选择重新安居的问题却有一种有趣的见解。他们的村庄已被摧毁，而他们的刺菜种植园没有遭到破坏。他们急于返回自己的土地。然而，他们原先居住的村庄十分分散，又没有什么设施。为了享受学校和保健中心的好处，他们愿意考虑这样一种可能，即一方面保留他们自己的土地，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劳动，而另一方面居住得更集中些，以便能够利用社区的公共设施。但是，他们尚未作出任何决定。

219. 在佩滕省弗洛雷斯城外，专题报告员看到了能在新居住区建造的住房原型。建筑材料可直接取自当地拥有的普通原料：笔直纹理的木材可用作柱子、内壁和脊檩；棕榈树叶可用作屋顶。此外，还有两种很吸引人的设备。一种是风车抽水机，另一种是沼气厂。沼气厂用各种现有材料和排泄物作燃料，供应做饭用的沼气和必要的照明。在新居住区，这两种设备可能只为许多住房安装，而不是每家每户都安装。它们都是屡经试验的设施。专题报告员在苏格兰几十年，对风车很熟悉；沼气厂是基督教援助组织在斯里兰卡活动的一个主要项目，毫无疑问，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这两项设备加在一起，将使村里的妇女和儿童摆脱两件永无休止的家务重活，他们不必经常跑老远的路，提着罐子去打水或带着柴刀去砍柴了。

220。这种新设施只有在规模庞大的中心才能享受到。虽然一方面要坚持这一原则，即上普拉诺人民应能选择他们的居住地点和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这些新设施将给居民的生活水准带来令人向往的提高。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军队通过切断游击队与平民的接触机会，从而使游击队失去了后勤支援的军事目的便由这些项目来实现了。当然，游击运动穷人游击队、起义军和起义革命人民组织并没有放弃它们的斗争。在基切、佩滕和圣马科斯冲突仍在继续之中。因此，现在就断定军队在修建完毕的村庄里的作用完全是军事方面的还是另有其它目的为时尚早。然而，现在出现的一些迹象表明，政府当局确实在尊重上普拉诺居民的意愿：普莱人民一直希望返回他们的村庄，现在他们如愿以偿了。根据新闻报道，某些自墨西哥返回的难民确实已回到了他们原先居住的村庄，并没有在查卡奇安居下来。发展中心的另一方面也值得注意，即提供了使国有土地转让给当地居民的机会。负责此方面事务的机构，全国土地改革协会，继续发放这种土地的所有权凭证。应该记住的是，缺乏土地曾是许多土著居民赤贫的主要原因，迫使他们暂时移居大庄园或更长久地移居国家的新开拓地区，或移居国外寻找能够耕种的土地。

221。在专题报告员 1985 年 1 月访问期间，又搜集到一些新的证据，根据这些证据可以作出某些估价。专题报告员访问了阿卡玛尔和萨马索奇，在那里清楚地看到，政府的政策和措施不仅是为了帮助人民返回他们原先居住的村庄，而且是为了提高那里的生活质量。在那个地区，治安现在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在基切中部的伊西尔三角区，治安无疑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专题报告员在那里访问了两个村庄。

222。特萨尔巴尔是一个新建的村庄，各种设施已基本安装完毕。公路已修筑到村口，输电线路已接到村里，用水已经解决，通过管道输送到各家各户。村里有一所学校，共有学生 260 名，其中大部分在上幼儿园或小学一年级。在幼儿园里孩子们接受伊西尔语教学，但此后便完全受西班牙语教育。现在正在修建一个分部。成人识字班在下午上课。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上课桌椅，教学材料和书本。保健站是临时性的，但接种疫苗以防肺结核、百日咳、水痘和小儿麻痹症的预防计划正在执行中。起初，村民们十分害怕，但现在已理解了预防的好处并

乐意地接受了。保健站提供节育咨询服务，但很少有人问津。村里还有两座教堂和一个游乐场。

223. 村里共有300户人家，大部分来自被摧毁的村庄，但这些村庄离特萨尔巴尔目前的村址并不远。这些人家在新村里都有土地，但有迹象表明，有些人家希望返回他们原先定居的村庄，或居住在特萨尔巴尔但到他们原来的土地上耕种，而他们考虑的问题总不免是“如果安全的话”，没有人认为目前这样做是安全的。大部分村民在村庄被烧毁后曾一度在山里避难；有些人参加了游击队但利用大赦的机会而脱离了。特萨尔巴尔最近屡遭袭击，并且在昨天晚上再度受袭。因此，每一个村民都意识到治安问题的严重程度。

224. 村里驻扎着一支武装部队，并设有平民巡逻队。部队指挥员确实给每个外出办事的人都发了通行证，例如去内巴赫采购商品。外出的时间没有任何限制；实际上，村里许多男人就曾在一月份到沿海庄园干活。唯一的要求是，任何人不得在夜间行走，以免他们被误认为是游击队，或受到游击队的渗透。通行证主要用于安全通行。

225. 村里没有安装带刺铁丝网。村民们可自由走动。除了生产自给的粮食外，一些村民还制作砖块，此外，已经发起了一项森林再造项目，并开始兴建一个阶梯式实验苗圃。苗圃里种植某些根茎蔬菜，供消费或销售用，村民们希望这将增加他们的收入。

226. 萨尔基尔最终将成为一个十分类似的居住区。它将在原址上重建，但目前它座落在一个防守严密的小山上。住房是临时搭的，但每户人家都有一间。国家复兴委员会拟定了一项萨尔基尔发展计划，并确实和村民们讨论了该计划。迄今为止，计划正按原定安排加以实施。下次会议预计将在下周举行。

227. 原来的萨尔基尔有1,400名居民，其中有许多人并未住在目前的居住区，而是从周围的村庄来的其他村民，现在的居民人口是1,800。一些居民在居住区附近的土地上耕种，但其他居民每天单程行走2个半小时，到他们原来村庄的土地上耕种。对这种外出，武装部队不发给通行证，因为在萨尔基尔没有要求出示通行证的规定。然而，外出的居民通常自己组织起来以进行自卫，尽管他们身上带着大砍刀。

228。去年八月，治安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军队在该地区的两个村庄杀害了一些居民并绑架了另外一些居民，这两个村庄的名字是帕拉莫斯和图恰乌克。可以肯定地说，现在居住在萨尔基尔的村民有一些是从图恰乌克来的，有一位同专题报告员谈过话的人说，他来到这里是为了避难。然而，帕拉莫斯的情况可以看得更清楚。因为从那里也来了一批居民。专题报告员会见了前天到达的一小群人。他们说帕拉莫斯落入了穷人游击队的手中。帕拉莫斯是座落在基切和韦韦特南戈交界处的山区里的一个偏僻山庄，那里大约还住有300名居民。当一支武装巡逻队接近时，他们都跑进了深山。在前天到达的那批人中有一个男人曾被迫帮助游击队，他是在他的两个兄弟因拒绝帮助游击队而遭枪杀后才这样做的。他成了教练，既教游击队队员识字，又训练他们掌握武器，并作一般宣传工作，宣传不得信奉上帝、富人必须消灭、游击队必胜等。帕拉莫斯村民要为游击队服务，为他们生产粮食，并替他们设下捕捉政府军队的陷阱。这个男人有一位朋友，他先来到萨尔基尔，后又返回去接他的家人。他解释说萨尔基尔很安全，于是这样居民也跟着逃了出来。马上要给他们发衣服（他它现在都是衣衫褴褛）并给每家分配一间住房。

229。鉴于上述各种原因，专题报告员认为让该地区居民住在兴建完毕并受到保护的居住区外面尚不可行，除非这些居民希望或愿意同游击队合作。

B. 难民

1. 墨西哥的难民

230. 这个议题当前讨论得很多。八月，专题报告员访问了两个较小的难民营：一个叫 Paso Hondo，位于横穿危地马拉境内的主要公路 Ciudad Cuauhtemoc 附近；另一个叫 Santiago El Vertice，正好在墨西哥境内，靠近韦韦特南戈西北部与恰帕斯交界的三角区。这个难民营也很小，大约只有 150 人，他们来自韦韦特南戈附近的一个地区，是在邻近的 San Francisco Nentón 大屠杀后逃到那里去的。

231. 专题报告员拜访了代表墨西哥政府难民组织——墨西哥援助难民委员会管理该区难民事务的阿里斯特奥·海梅斯·努涅斯教授。次日，专题报告员与 Las Casas 的圣克里斯托瓦尔主教管区哈维尔神父进行了交谈，专题报告员去年也曾会见过他。哈维尔神父指责上份报告未能正确地阐述难民问题。他还对墨西哥政府和墨西哥援助难民委员会提出了批评。该主教管区于 1984 年 7 月发表了一份重要文件，全面阐述了这些批评。

232. 专题报告员形成的看法是：这一举动并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以内，而应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墨西哥政府来处理。因此，他的评议是十分有限的。

233. 1984 年 3 月，官方宣布的由危地马拉流入墨西哥的难民大约有 46,000 人。1983 年 10 月的人口普查表明约有难民 38,000 人；与此相比，现在的情况并不说明出现了新的难民潮。墨西哥援助难民委员会称 1984 年没有难民了，这次普查只是进行得更系统一些（专题报告员不能肯定该主教管区是否同意这一说法）。事实上，流入墨西哥的危地马拉人更多了：象洪都拉斯的情况一样，一直有人越过国境，专题报告员在韦韦特南戈的 Chacaj 访问了一些人，这些人就是从墨西哥村庄和居民点回来的，他们在那曾找到过一些活干，并不是正式难民。

234. 直到最近，绝大多数难民才在恰帕斯省边境沿线安顿下来，通常离边境很近。现在的政策是将他们迁移到更往北的坎佩切省（位于墨西哥湾）去，有可能的话还迁到金塔纳罗奥去。只要这样做是得到难民的自愿同意的，专题报告员便完全赞成这种迁移。自从他们到墨西哥居住以来，就一直存在指控危地马拉军队

或平民巡逻队袭击难民营，造成难民死伤的事。危地马拉人说，在难民营里，或在难民营的支持下，游击队取得了后勤和医疗支持。而墨西哥政府则竭力否认这一点。无须证明，如果难民离开边境地区，这个长期引起两国不和的因素就会消除。在坎佩切，难民将迁往 Canas y abio 和 pieñ，这两个地方都距危地马拉北部边境甚远，处在佩滕人口稀少的最偏远地区。这种迁移必定会减少任何性质的越境事件的发生。

235. 因此，这个问题又可归结为是否征得难民同意的问题。一份控告书说，只给难民一种选择，要么迁到坎佩切或附近的一个墨西哥省去，要么返回危地马拉。有人表示怀疑：难民或其领头人是否能有充分机会对其在坎佩切的前途作出估计。妇女担心再从现已熟悉了的环境迁走，有人对给难民施加的压力提出了问题。

236. 墨西哥援助难民委员会就其今后对重新安置难民问题的态度提出了 11 点原则意见。这些原则是无懈可击的，其中包括坚持难民随意选择这一条。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全国红十字主席最近在日内瓦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研讨了各种问题。危地马拉红十字会主席 Jorge Torriello 先生是五十年代初期阿本斯政权的幸存者；他曾担任政府部长，显然现在仍在全国有影响。他对难民返回的态度是：在他们作出任何这类选择前必须首先向他们作充分的解释，还必须着手于重新安置和协助重新安置的措施。已经提出了一整套建议。危地马拉在 Colima 设有领事馆，迄今为止大部分协助都是该馆提供的。

237. Paso Hondo 和 El Vértice 的难民态度很固执，因为他们不知道危地马拉国内的情况如何。这些难民可以与越界来墨西哥买东西的老乡交谈，但他们却不愿这样做，也不去收听危地马拉电台的广播。在 El Vérte，据说问题是人人都讲丘赫语，因而听不懂电台广播。在这两个地方，都没有人去告诉他们危地马拉的情况，而即使确有人这样做，他们也不打算相信他。这种完全不通消息的情况很难令人相信，但推迟一些再选择迁往坎佩切或墨西哥其他地方或返回危地马拉，这可能是一种保险的措施。

238. 负责墨西哥援助难民委员会的这位教授对 Chacaj 的新的安置情况和危地马拉遣返难民的政策一无所知。一些难民知道有人已越过国界返回了，但没有

什么证据表明 8 月份还有人试图就各种选择向所有难民作过任何解释。

239. 有一件事曾产生了很大影响。1984 年 4 月 30 日，约在凌晨三点时分，一些全副武装的人袭击了墨西哥 El Chupadero 的难民营，该难民营邻近边境和 Chacaj 的危地马拉发展中心。6 人被杀害，1 人后来死亡，多人受伤。其余的人向墨西哥境内逃走，而袭击者却在该地停留约至 9 时 30 分。他们身穿危地马拉军队穿的伪装服，但这次袭击显然是从难民营墨西哥一边发起的。有人谴责这次袭击是危地马拉军队犯下的一次暴行。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政府都作了调查，前者否认其军队参与袭击之说，墨西哥的报告显然未谈到责任属谁的问题，但专题报告员尚未见到该文件案文；现已确认的是袭击者身着军服，该报告说危地马拉应尽力追查出罪犯。

240. 专题报告员非常希望能与难民营的居民进行交谈，该难民营大约有 2500 人。墨西哥援助难民委员会特别告诉他，这些难民十分分散。但是，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他听说难民都住在一个叫做 La Gloria sangaralampio 的地方。很显然，要去这个地方很不容易，特别是在 8 月份雨季期间。因此他未能见到这些难民。一个争议点是，从危地马拉军队驻守的 Chacaj 瞭望塔是否可以观察到 El Chupadero 难民营。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哈维尔神父认为，这两个地方互相都可看到对方；而专题报告员后来得到的资料却与此相矛盾。事情很简单，但专题报告员不能肯定哪种说法是对的。

241. 这是一起重大事件，无疑死伤了一些人。如果考查一下，谁能从这类袭击中得益最大，既有理由说是游击队，也有理由说是危地马拉军队，而又同样很有理由说两者都不是，专题报告员不能肯定是谁干的。要在两个国家中进行充分调查，收集证据，则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

242. 专题报告员在 1985 年 1 月的访问期间，获悉约有 2,2000 难民已从墨西哥返回，其中有 2,000 人得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正式确认。200 左右户人住在 Chacaj，其余均已返回其原籍村庄。危地马拉红十字会主席继续和墨西哥红十字会主席合作，他们与墨西哥当局并分别在墨西哥和日内瓦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希望在韦韦特南戈西北部（靠近 Chacaj 地方）和 Ixcan（靠近正在格朗德滩地区建立的新的居民点）两个地区建立一些

新的官方越界点。Chisec 和上韦拉帕斯也可能接纳了一些返回的难民，一些人还越过乌苏马辛塔河进入了西佩滕地区，该地区现在 ya nani 设有一些新的设施来接纳他们。然而一套完整的收容设施尚未建成。现正努力为红十字会访问团的到来进行安排，这些访问团配有译员，将向难民营的难民解释危地马拉当前的情况和他们可以进行的选择；并为难民群体一些领导人回国视察情况提供保获，使他们能再回墨西哥，将其所见所闻告诉他们的同伴。

2. 洪都拉斯的难民

243. 要访问位于科潘省东北部的埃尔帕赖索难民营证明是不可能的。该难民营位于偏远地区，没有时间到那里了。但是专题报告员对 Copán ruinas 移民局局长及其工作人员提供他们掌握的全部资料极为感激。

244. 多年来，危地马拉公民一直跨越边境参加科潘地区的烟草等作物的收割。六十年代危地马拉东部发生暴乱时，一些移民家庭决定留在洪都拉斯。现在他们已定居下来，不再具有难民地位。

245. 但是，在 1981 年，危地马拉公民作为危地马拉冲突中的难民又开始进入洪都拉斯。他们举家而至，在靠近边境的许多小村庄里寻求避难之所。洪都拉斯当局把他们从这些村庄里集中起来，为他们设立了 El Tesoro 和埃尔帕赖索两座难民营。他们还取得了难民地位，归属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管辖范围。洪都拉斯移民局有一份载有 586 人姓名的清单，清单以家庭为单位分列，并说明他们是在洪都拉斯那个村庄里发现的。这份清单曾经修正，因为一些难民已离开洪都拉斯。大约两年来没有再增加名字，也许又有一些人回到了危地马拉。

246. 洪都拉斯政府为埃尔帕赖索地区的难民提供了土地，现在这些难民正在从事耕作。他们的生产能力很强，还向其他难民提供粮食。洪都拉斯或危地马拉政府对他们没有任何限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返回危地马拉。有些人已经返回危地马拉，另一些人则搬到其他国家去了。由于专题报告员在访问期间未能与难民营的难民本人进行交谈，报告无法说明他们的愿望或打算。

3. 伯利兹的难民

247. 在有关当局提供协助和咨询意见的情况下，专题报告员访问了墨西哥边境附近奥林奇沃克地区西部的 San Lazaro 和八月松林冈两个村庄，首都贝尔莫潘以及卡约地区的 Benque viego del Carnen; 这个城镇位于与危地马拉交界的边境上。实际上 Benque viego 的罗马天主教教区包括危地马拉埃尔佩滕省的 Ciudad Melchor de Mencos 市政区及大大小小的村庄。目前这部分边境尚未关闭。

248. 这个在伯利兹被称为“外国人”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这些外国人来自各个国家，而主要是几个邻近国家。虽然其中有些人引起了一些问题，伯利兹政府对他们一直采取积极态度。曾一度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一起提供援助方案，帮助来自萨尔瓦多的难民。该国政府现正考虑将难民地位扩大到包括危地马拉人在内的其他国籍的人。为此，1984年4月24日曾宣布：任何自1984年5月1日以来非法在伯利兹居住的外国人，如在1984年7月30日前到当地警察局进行登记，均可获得赦免。已向这些外国人提供了两种证件供选择：在伯利兹居住的临时许可证，持证者居住一年后可申请在伯利兹永久居住地位；或作为难民在伯利兹居住的许可证。

249. 这一政策还在继续发展，专题报告员曾就此与内务部和目前正在伯利兹访问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代表进行了讨论。这个问题的大部分不属其职权范围，但专题报告员希望记录在案的是：现在已有协助伯利兹的危地马拉公民的步骤。这些人中有人说，他们是从危地马拉镇压状况下逃出来的；另一些人则是因经济或家庭原因而越境的，后一种情况在托莱多西南地区尤其是这样。专题报告员曾与来自该区的一个伯利兹出生的凯克奇人进行了谈话，这个人说在他家乡所在的地区，有“好几百”土著人，其中大部分也是凯克奇人。有些人是寻找土地的移民，因为他们在埃尔佩滕没有土地；另一些人则是对危地马拉当局不满，企图在全国建设委员会项目下到可以获得土地、设施和咨询意见的较大社区去重新定居，而只好离开传统耕种的土地。要区分经济难民和政治难民并不容易。

250. 第45至46和第100至102段阐述了导致危地马拉家庭离境到伯利

兹去的一些事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与危地马拉当局核对这些事件的具体情况，专题报告员将在最后报告中再阐述一下这些事件。然而，某些数据饶有趣味，因为表明了伯利兹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根据 1984 年的赦免情况已有 8647 人在 1984 年 7 月 31 日前进行了登记，其中 4848 人是危地马拉人。（这些数字不包括官方确认的萨尔瓦多难民）。

251. 还应补充两件事。第一，有些危地马拉公民已在伯利兹居住了 10 年左右，他们本可成为伯利兹公民，但由于某种原因而没有这样作。他们定期向警察报告情况，除了一般性失业情况以外，他们没有其他麻烦。第二，国际上关于伯利兹主权的争论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各种迹象表明，各有关方面都在对此采取建设性态度，但对住在伯利兹的危地马拉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尤其值得考虑的因素。

252. 赦免中已按地区进行登记的危地马拉公民的统计数字如下：

伯利兹（中东部）	348
卡约（中西部）	2012
科罗萨尔（北部）	573
奥林奇沃克（西北部）	903
斯坦科里克（东南部）	213
托莱多（西南部）	<u>799</u>
	<u>4848</u>

253. 难民们所说的情况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只有若干例外。他们都是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出于害怕或由于暴乱而离开危地马拉的，主要是该国的佩滕地区。了解当前局势的人说，去年情况有所好转，比较平静，但只在佩滕东部如此，西部却不是这样。显然有人越界或多次越过边界， Benque viego 的牧师及其助手在行使宗教职能时就经常这样作。一个难民家属说，他们的老家是在佩滕，其他人的老家则已完全毁掉了；而牧师助手则根据个人经验告诉专题报告员说，事情并不是这样。逗留在伯利兹的动机是，这里一切都很平静，他们有房屋，至少有临时性工作，现在又通过赦免获得了合法地位。

四、结论与建议

254. 专题报告员在第3次和第4次访问期间在危地马拉逗留了12天。进行了许多的活动，还应加上1983年逗留的11天或12天。要了解危地马拉的整个历史、特点、体制以及构成这个国家的其他一些因素，那段时间还是很短暂的。然而幸运的是，他有着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在该国以外和与这些问题关系甚密的人进行了许多讨论。他收到了一大批人士寄来的许多书面材料，并观看了一些电影和录像。他的任务要求他根据本身的访问和其他可靠来源汇报情况。

255. 前几段可以看作是对某些特定议题的一系列评述，因此有必要强调指出，这些段落的背景较广。即是以专题报告员所有关于危地马拉的信息来源为依据的。它们阐述了若干看来属于该国当前人权情况的核心问题，而其他人也曾专挑这些问题加以评述。专题报告员认识到观察所有这一切情况的背景，并认为这些段落很好地反映和说明了各种问题。它们有这样一个优点，即反映了个别访问中收集的一大批人的意见，这些人包括：政府中的要员及教会人士、司法部门的重要官员及其他一些肩负要职的国家官员；若干国家的外交代表；军事指挥官以及其他省级官员；市长和副市长；从首都、各城镇、乡村（见附录2中的地图），该国整个西部和北部地区以及各邻近国家中广泛选择抽样调查的危地马拉人；以及对现政权和局势持批评态度的人。专题报告员的作用不免会使人联想到他会浮于表面，但他力图通过现场收集的第一手证据来确定需要加以注意的人权，并说明其现状。

256. 据此，专题报告员提出下述建议。

- (a) 应全力支持恢复民主选举政府的进程。拟订新宪法的条款应保障两项国际公约中所载的各项人权。立宪议会应审议如何协助为下次选举铺平道路，使之能代表所有愿意选举的党派的最为广泛的政见；这一进程应详细考虑各种问题，尽快完成；
- (b) 宪法应优先保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利与责任。包括协调国家各机构的作用，均掌握在文职人员手里。还应确立司法机关的独立性；
- (c) 暴力与失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当前形势中一个令人震惊的特征。牵涉到各种各样的人。受害者包括一些政党成员，特别是圣卡洛斯大

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以及一些工会会员。不论谁应负责，其中都涉及许多侵犯人权的行为。政府应采取紧急行动，力求防止这类事件发生，并将过去发生的这类行为的肇事者绳之以法。现负责调查失踪事件的三人委员会全力以赴。尤应得到警方技术调查科和反击作战特别部队各分队以及军队的G 2分队的全力配合。而所提出的许多指控就是针对后者的。失踪者的家属也应将其所掌握的所有情况提供给委员会；

- (d) 如果要劝说更多一些政党参加下次选举，就迫切需要改变暴力气氛；应鼓励持各种政见的政党参加；
- (e) 应紧迫考虑如何改善刑事法院的工作。必须给予法官和法院人员以协助和培训，使他们能正确执法，恢复人们对于司法系统的信任；
- (f) 应大力鼓励发展方案，但是人们对于是否在发展中心居住应有选择的自由，乡村发展的性质应充分考虑到有关社区的愿望（现政策已是如此）；
- (g) 应继续进行土地所有权的分配，应提供技术援助，使农村人民能够生活在仅能维持生存的农业水平之上。在农村地区，应继续鼓励其他形式的就业；应尽一切努力在全国减少失业；
- (h) 应提高并适当改善移民工人的生活和居住及各项设施的水平。这是政府提出的措施，应予以支持；
- (i) 应鼓励和保护工会活动，并应承认这种活动是对社会自由的一种宝贵贡献；
- (j) 争取和平委员会应继续进行其工作。应鼓励大会设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由一致公认正直的人员组成，监督人权情况，并力主调查和纠正任何违反人权行为；
- (k) 应向周围所有国家、特别是墨西哥的难民，连续不断地提供有关危地马拉情况的充分而可靠资料。这类资料将使他们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愿意返回自己的国家。

257. 上述建议的排列顺序并不表明重要性的大小。 每一条都涉及重要的人权。
尽管生命权是所有权利中最基本的人权。

附 件 一

大会第 39/120 号决议 *

危地马拉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

大会,

重申 全体会员国政府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
回顾 其 1982 年 12 月 17 日第 37/184 号和 1983 年 12 月 16 日第 38/100 号决议。

注意到 人权委员会 1984 年 3 月 14 日第 1984/53 号决议。其中委员会对危地马拉境内持续发生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表示深为关切。

注意到 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第 1984/23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小组委员会认识到危地马拉境内存在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其原因来自结构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

注意到 1984 年 7 月举行了制宪议会选举。按照危地马拉政府提出日程表。完成了成立新的宪法政府的选举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并肯定了必须创造条件，使选举过程可以在不受威胁和没有恐怖的情形下进行。

对不断发生杀害和绑架形式的政治动机暴力行为感到震惊。
还对继续有大批人士失踪以及对那些据报在特别法庭（现已撤消）上受审的人下落不明感到震惊。

欢迎 危地马拉政府在人权委员会专题报告员履行其职责方面同他合作，并满意地注意到特别法庭所审理的一系列案件现已交由专题报告员处理。

1. 注意到 专题报告员按照人权委员会 1984 年 3 月 14 日第 1984/53 号决议提出的关于危地马拉境内人权情况的临时报告；

* 本决议的最后审定案文将在《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51 号》
(A/39/51) 中发表。

2. 重申深为关切危地马拉境内持续严重而普遍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尤其是对非战斗人员施以暴力，失踪和杀害以及广泛的镇压，包括施行酷刑，农村和土著居民的徙置。将他们限制在发展中心内，强迫他们加入由武装部队组织和控制的平民巡逻队；

3. 再次促请危地马拉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其所有行政单位和机构，包括其保安部队，充分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4. 再次敦促危地马拉政府停止用武力赶走农村和土著居民。停止强迫他们参加平民巡逻队的做法。这些行为导致侵犯人权；

5. 欣悉许多在特别法庭上受到审判的人士现已获释。并请危地马拉政府公布特别法庭所审理案件的一览表；

6. 请危地马拉政府调查和澄清所有非自愿或被强迫失踪而现在仍然下落不明的人士的下落。停止将人任意拘禁或秘密监禁；

7. 促请危地马拉政府创造必要条件，确保司法系统的独立性，使司法部门能够维持法治，包括维持人身受到保护的权利，迅速有效地检举和惩处那些被发现应对侵犯人权的事件负责的人。包括军事和保安部队中的人员；

8. 请危地马拉政府允许独立而公正的机构在该国活动，监测和调查据称属侵犯人权的行为；

9. 重申其呼吁，请危地马拉所有有关各方确保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有关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规范能够付诸施行，以期保护平民和设法终止一切暴力行为；

10. 呼吁危地马拉政府允许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协助调查失踪人士的下落，以便将其行踪通知其家属。并且访问被拘留或监禁的人，以及向冲突地区的平民提供援助；

11. 要求各国政府在危地马拉境内继续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下，就不予提供武器及其他军事援助；

12. 促请危地马拉政府确保没有威胁和恐怖的气氛，让所有人士自由参与政治活动；

13. 请危地马拉政府及其他有关各方继续同人权委员会专题报告员保持合作；

14. 请人权委员会仔细研究其专题报告员的报告以及关于危地马拉境内人权情况的其他资料，同时审议新的步骤以确保该国全体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受到切实尊重；
15. 决定在其第四十届会议上继续审查危地马拉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

1984年12月14日

第101次全体会议

附 件 二

专题报告员访问危地马拉的路线图

